

反  
三  
國  
志

于右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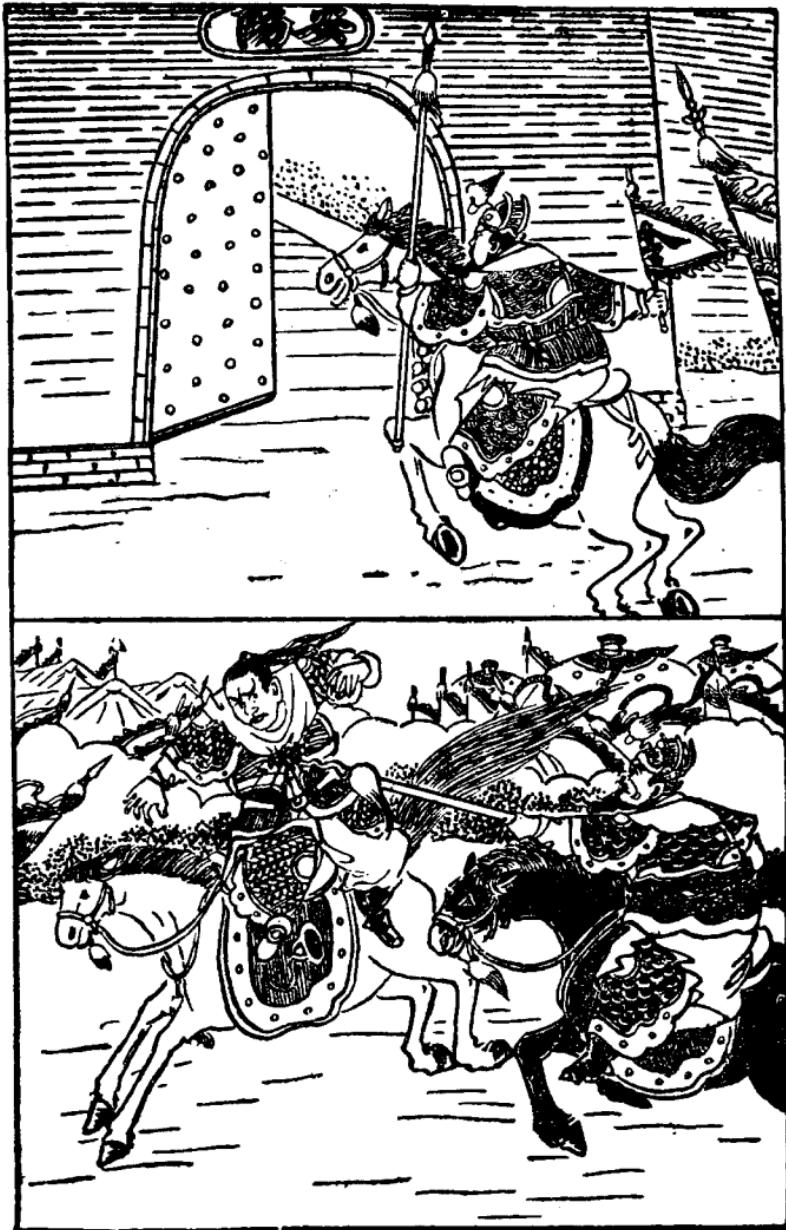


七 卷



- 第四十五回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渡滎澤張飛戰原武
- 第四十六回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 第四十七回 公孫淵獻俘幽州城 司馬懿坐困延津縣
-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 第四十九回 漢陽城三國大交兵 章邱邑二將深入敵
- 第五十回 呂子明戰死漢陽城 司馬懿退屯東阿縣
- 第五十一回 救東阿曹仁雙中伏 破館陶于禁再被擒
- 第五十二回 定山東諸葛亮歸天 失江北孫仲謀殞命

第四十五回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渡榮澤張飛戰原武



第四十五回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渡滎澤張飛戰原武

# 反三國志

第四十五回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渡滎澤張飛戰原武

却說馬超奉了孔明將令，率領姜維、李嚴、文騫、馬岱四員大將，從孟津渡過黃河，調了張嶷，前赴上黨。軍行迅速，到了上黨，王平出來迎接，與馬超諸將互相慰勞。馬超將元帥命令取出，與王平觀看。王平敬謹受命，將守關事件交代張嶷，自己整頓兵馬，預備隨馬超出兵。





馬超休兵一日，喚王平道：子均久住上黨，熟知地勢，從上黨守兵內抽調七千人，以張將軍新來，兵補入守禦，子均卽率本部作先鋒；李將軍領兵五千作第二隊，接應子均；姜文兩將軍各領萬人作第三隊，分左右翼接應，會兵安陽城下。某自與仲華督領後軍，前來接應。

王平啓道：主將安陽係河北大縣，燕趙重鎮，自曹兵大敗許昌，白馬，王曹彪前守晉城，懼我兵襲擊，退屯安陽，是以我兵不費吹灰之力，得了晉城。曹彪膽小，有兵三萬，退依大縣，統將不才，士心不一！我兵駐守上黨，於今三年，未奉將令，不敢出兵，末將願領所部輕騎沿太行東下，出玉峽關，得李將軍一人接應，已足可令伯。

第四十五回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渡滎澤張飛戰原武

約與文將軍領輕騎萬人由壺口關出襲邯鄲。曹兵注重憑河拒守，不料我兵猝出兩地，兩處得勢，我井陘之兵可以出常山，飛狐之兵可以擾涿易幽州。敵軍中分爲二司馬懿欲據黃河之險而不可得矣！

馬超擊節稱善道：子均對於幽燕地勢，可謂朗若列眉矣！隨令王平領兵先發，李嚴繼之，姜維文鷺會同劉延由壺口關，火速領兵去襲邯鄲。四將領命，卽日分頭出發。馬超自同馬岱督領大軍，緣太行東下，出玉峽關，接應王平，迎敵司馬懿；一面遣人去滎陽，飛報會師之期，以爲大軍渡河準備。

那王平久居上黨，知道中原若定，曹兵必走河北，暗中分遣細





作，打聽沿邊州縣兵備道路山川形勢。他還乘着曹兵疏防時候，自己冒充商人，訪查汲縣至常山一帶情形，當地都派有精細探子，故於燕趙情形，瞭如指掌。此次輕軍開拔，晝夜兼行，三五日間便到了安陽。

却說河北地方，自從曹操掃平袁紹，又安已久，又有曹彪大兵在此駐紮，地方安堵，人不知兵，擾往熙來，肩摩轂接。黃昏時候，王平已到安陽城下，曹兵驚覺，急待閉城，王平督兵，乘勢急攻，曹兵紛亂，手足無措，早被王平將西門攻開，漢兵一擁而入城裏，曹兵不知漢兵多少，一時大擾，自相踐踏，李嚴軍隊，又從城外助攻，擾攘竟夜，曹兵除戰死外，逃走一空，曹彪却無下落。王平卽下令撫



第四十五回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渡滎澤張飛戰原武

定居民請李嚴坐鎮安陽，自己乘勝領兵來襲淇汲湯陰諸縣。馬超到了安陽，聞知王平已經發動，留兵萬人與李嚴駐紮安陽，接應姜文二將，自引全軍，蹤跡王平南下來攻司馬懿後路。自古道：雖有智慧，不如乘勢。王平養精畜銳，坐甲三年，兵力既精，地形又熟。司馬懿專防着河南沿途，追趕的孔明、張飛未曾防着。奇軍突起的王平，合該天意滅曹。王平七千人，橫行河北，如疾風掃葉，直抵獲嘉，與司馬懿前軍大將張郃相望爲營。王平見自己軍隊，驅驅千里，猶恐力乏，倚營自固，待主將兵到，再作道理。馬超惟恐王平有失，令馬岱督後軍駐防汲縣，自領大軍星夜兼程，來接應王平。



曹兵營中聽見漢兵從河北殺來，火速報知司馬懿。懿問漢將爲誰？探子答是王平。懿頓足道：白馬王必全軍覆沒矣！王平足計多謀，前諸葛亮得了益州，多係其力。據守上黨，熟悉地形，輕兵一出，州縣望風崩潰，若不急速翦除，是我後路又樹一敵矣！急令張郃、張雄各領萬人，限期剿滅王平，以除後患。

張郃、張雄二將聽令，即引兵來攻王平。剛到王平營邊，只聽得北道上鼓聲大震，塵土沖天，一彪軍馬約有二萬餘人，一色西涼馬超旗號。張郃不覺吃了一驚，對張雄道：難道幽州又失守不成？爲甚麼？馬超又從北道上來？張雄也覺驚疑，兩個列陣以待。只見馬超來到陣前，拿槍指着張郃道：張郃敗將，幽州已被我取得。曹

第四十五回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渡滎澤張飛戰原武

不。已。被。我。殺。却。看。你。這。一。羣。敗。將。又。敗。往。何。處。曹。兵。聽。得。個。個。膽。  
戰。心。驚。

當下馬超縱馬直取張郃，張郃挺鎗迎住不到十合，王平開營，督率兵士，強弓硬弩，直向張郃後軍衝來，勢如風雨。張雄抵擋不住，馬超揮兵直上，漢兵勢大，曹兵大敗而逃。二將縱兵追趕，張郃只得棄了滎澤大營，向原武奔走。馬超王平收兵漸住，超執平手道：子均可謂神兵矣！平答道：藉主上宏福，元帥主將神威，亦賴曹兵疎防，遂至是耳！二將吩咐軍士，將曹兵拘集船隻，盡渡過河，運

載軍士。

孔明聽得馬超大捷，急令全軍畢渡，以便應援。張飛黃忠諸將，





盡由滎澤渡河，安下營寨。

馬超王平來見孔明，孔明舉酒賜二將道：出師河北，二位將軍第一功。馬超道：此皆子均一人之功，超不過隨軍聲援耳！孔明道：非孟起足爲聲援，子均又何敢出關也？衆將齊聲道：元帥真天下之公言也。

孔明又問道：伯約一軍如何？馬超答道：昨由舍弟轉來捷報，已取邯鄲，現向邢台進發。孔明道：所得各地，本帥派人前去接守，孟起可與子均統率本部全軍，逕取邢台，當令文長引兵會同高翔，由井陘出關直取常山，以與孟起會兵。馬超王平拜命領兵馳去。孔明又令魏延領兵五千，商同田太守，發代郡騎卒萬人，步卒

第四十五回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渡滎澤張飛戰原武



五。千。合。高。翔。所。部。由。井。陘。直。取。常。山。井。陘。由。田。太。守。派。人。接。守。魏。  
延。閑。了。許。久。喜。之。不。勝。再。拜。領。命。星。馳。去。了。孔。明。顧。諸。將。道。我。兵。  
渡。河。幽。州。事。急。司。馬。懿。喪。膽。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令。張。飛。爲。本。  
部。先。鋒。張。苞。將。左。關。興。將。右。直。取。張。郃。黃。忠。領。兵。接。應。全。軍。出。發。  
且。說。張。郃。同。張。雄。敗。退。原。武。飛。報。延。津。司。馬。懿。聞。報。大。驚。道。馬。  
超。全。軍。一。出。上。黨。幽。州。危。矣。諸。葛。亮。又。已。渡。河。我。軍。進。退。路。絕。除。  
死。戰。外。殆。無。辦。法。火。速。派。人。持。書。至。濮。陽。約。曹。彰。李。典。會。師。抵。敵。  
或。遵。先。王。遺。命。以。山。東。讓。與。孫。權。而。引。兵。還。救。幽。州。

曹彰接到司馬懿手書，與李典諸將商議道：諸葛亮全師渡河，勢已無敵，仲達僅足支持幽州，一失則將士絕望，又何能更守山。



東不如讓與孫權，令其代我受敵，以分漢兵之勢。某與將軍卷甲疾驅，以躡馬超之後，而解幽州之圍。李典道：大王所見甚是。隨即差人修書赴合肥見陸遜，言遵先王遺囑，以山東與東吳，請卽派兵接收。

呂蒙正在合肥，陸遜接書啓道：都督曹兵不能守山東，而以與我不過欲我代受兵禍耳！我若受之，漢必及我。我若不受，漢兵襲而有之，從菏澤以陵豐沛，越淮泗以壓滁巢。今日之事，甯可戰於境外？不可戰於境內？都督以爲如何？呂蒙道：事勢所迫，不得不爾。撫山東之衆，以紓淮右之危，吾志決矣！以合肥付伯言，山東之事，蒙自任之。



第四十五回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渡榮澤張飛戰原武

呂蒙隨簡曹真張繡舊部馬步萬三千人，江東步兵二萬人，東吳大將韓當，周泰，蔣欽，全琮，孫琳，丁奉悉令隨征，拜表卽行，星夜就道。一面啓知吳王，令程普凌統守九江，黃蓋協助陸遜守合肥；鄱陽水師歸孫韶統領，巢湖水師歸陸遜節制。孫權接到呂蒙陸遜啓奏，知道曹氏一亡，東吳便有唇亡齒寒之懼，二將見機明決，去守山東，謀國之忠，自爲要着。隨發官中金帛並應需軍實各項，令將軍朱異領兵三千，送往山東接濟呂蒙。

那呂蒙領了軍隊，由菏澤渡河，來到濮陽，見過曹彰。曹彰見吳軍人強馬壯，將士一心，自是歡喜，將山東交代過了，別了呂蒙，同李典整率全軍三萬餘人，由內黃出臨漳，來襲馬超後路；一方



面遣人飛報司馬懿，一方面遣人飛報曹丕。呂蒙接收了山東，分布衆將，據險設防，貯兵積粟，以資固守。

那張翼四將屯兵陳留，細作報稱曹彰北走，呂蒙接守山東，急忙分頭報告孔明、趙雲。趙雲聽得東吳不費張弓隻箭，得了山東，不由大怒，令廖化謹守新蔡，調回嚴壽，啓奏漢中王，留大將崔頎領兵一萬駐紮許昌，其餘各地防兵，概仍舊防，自請出兵。

玄德以山東事急，令雲長領兵萬人，同徐庶來鎮許昌，都督徐豫二州軍事，以爲子龍後援。承制授趙雲都督青兗二州軍事，率所部馬步全軍五萬人，部下大將嚴壽、黃武、崔頎、龐豐、龐豫，並陳留分屯四將，盡歸節制。卽日從陳留渡河，出封邱夾攻司馬懿。俟



第四十五回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渡滎澤張飛戰原武

北路得手，然後移兵東向，驅逐呂蒙。後路所需軍械糧草，由雲長源源接濟。孔明一軍由玄德督同龐士元、馬幼常徵發，荆雍州縣接濟；馬超一軍由田疇、劉延、張嶷徵發，并州兵馬錢糧接濟前敵。諸軍饋餉有恃，軍械無缺，一心應戰，自然制勝可期。

單說趙雲同妻子馬雲驥，帶領諸將來到陳留，張翼會同三將前來參見。雲一一撫慰，說道：「張將軍轉戰幽并，馳驅河洛，真是爲國勤勞，兵不殘民，尤爲難得！」張翼遙謝不遑。趙雲道：「封邱方面，可否渡河？」張翼答道：「頃細作報稱，司馬懿因末將四人屯兵陳留，備曹彰不能北渡；又以諸葛元帥大兵由滎澤渡河，旦晚當有大戰。封邱方面防兵不多，主帥欲渡河，翼前於河干拘集船隻，當引



本屯三將爲前驅也！

趙雲聞言大喜，撫翼背道。伯恭深穩有謀，眞大將才也！卽授本軍先鋒，同原屯三將率領本部人馬先行渡河。張翼同三將回轉原屯，乘着黑夜，領部兵逕渡黃河。沿河雖有防兵，一來是黑夜，二來漢兵勢大，被張翼率兵亂殺一陣，直抵封邱下營。趙雲麾軍前進，兩日之間，全軍畢渡。陳留防地，由雲長派人接守。

那守封邱的是曹兵大將典滿許儀，聽得漢兵進逼，飛報延津。司馬懿與諸將商議道：任城王全軍北躡，馬超而諸葛亮進屯原武，趙子龍復直逼封邱，兩軍皆係勁敵。我軍欲退無路，請中分我軍。子孝當東路領全軍五萬人，子廉爲副，子揚爲謀主，典滿許儀。



第四十五回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渡滎澤張飛戰原武

曹爽。曹惠。皆屬之。以當趙雲。懿自率僕義士載土季諸將當諸葛亮。曹仁起身道都督之命。仁敢不遵。卽同曹洪劉曄領兵來到封

邱，迎敵趙雲。

司馬懿正在分撥軍隊，外面報道：于禁領兵回來。懿大喜，卽令請進，于禁上前請罪。懿扶起道：懿亦敗軍之將，將軍何必如此！于禁再拜就坐。懿問道：聞將軍兵敗汝南，久無消息，爲何來此？于禁答道：末將在汝南失敗，爲馬超追逼，投入東吳；頃聞主上駕崩，太子北走許昌，葉縣相繼失守，公明文遠先後死節，都督與任城王退兵河北；又聞山東已與東吳，禁在吳主面前請率本部還救危亡，蒙吳主賜給器械衣甲馬匹，又在淮徐間招集土匪，合舊部二



萬餘人，隨同呂蒙由蕪澤出漢陽，特來延津，聽都督指揮，呂虔滿奮亦同來也。

司馬懿聞言大喜道：卽煩文則率領所部，駐守延津，接應後路，懿自往原武督師也。于禁領命。司馬懿卽盡起延津部隊三萬餘人，自領鄧艾鍾會司馬昭司馬孚諸將前來原武，迎敵孔明。到了原武，張郃張雄迎入大營。懿問張郃漢軍作何舉動？張郃答道：據細作報稱，諸葛亮以張飛爲先鋒，將悉銳來攻郃營。司馬懿道：我軍新敗，士氣不振，若不血戰一場，再無立足之地！卽飭令諸軍整飭戰備。

次日黎明，只聽得漢兵營中鼓聲大振，陣門開處，張飛手持丈



第四十五回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渡滎澤張飛戰原武

八蛇矛，跨下烏駒馬，圓睜環眼，倒捲虎鬚，前來討戰。曹兵陣上張雄，要在都督面前顯能，使手中雙刀，飛馬出陣。張飛見馬超趙雲，屢立大功，自己頓兵方城，老師糜餉，異常憤恨，一見張雄出陣，也不通名道姓，接住就殺。二人一來一往，在陣前鬪了五十餘合。張飛殺得性起，抖搜精神，向張雄心窩一矛搠去。張雄將刀急架；張飛將矛擊回，再復一矛。張雄招架不及；張飛用盡平生之力，竟一矛將張雄挑下馬來，結果了性命，縱馬上前，直取司馬懿。

張郃見張飛殺來，忙挺槍接住。張飛越殺越勇，好似弄風猛虎，醉酒山熊。司馬懿恐張郃受傷，急令鍾鄧二將出馬。那邊關興張苞，候了多時，一個戰住了鄧艾，一個戰住了鍾會。孔明在陣前見



張飛得手，急令黃忠出馬。黃忠得令，催馬持刀，直向曹兵陣上殺去，逕取司馬懿。那邊司馬昭、司馬孚雙馬敵住了黃忠。黃忠戰到半酣，大吼一聲，祇聽颶的一聲，已將司馬孚攔腰一刀，斬於馬下。司馬懿吃了一驚，見司馬昭亦將抵敵不住，急令辛毗、高堂隆二將前往助戰。

孔明在陣前見張飛、黃忠得勢，將鞭梢一指，諸葛靚揮動大兵，逕攻曹兵。曹兵大敗，棄了原武大營，退屯陽武。孔明吩咐諸將乘勝進追，不許曹兵休息。曹兵連敗三陣，再由陽武退到延津，幸虧于禁領兵接應，漢兵方才不追。正是：

大勢潛移，一木難支。崩廈疲兵，累戰沿途。怕聽風聲，欲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此一回雖寫王平，而非寫王平之明地理，實以分兵幽燕，必出趙岱，此不得不寫王平者一也。曹氏餘孽，留居晉城，安陽退屯，勢所必至，則欲出趙岱，必除曹彬，又不得不寫王平之明地理者二也。王平深入，不可不有後繼之師，此所以兵出上黨，而以馬超襲安陽，書固以功成不在王平，非僅一知地理，卽足制勝明矣。大抵中原若定，曹氏必趨河北、幽州，未固敵兵，急予中分，情勢宜然。指揮有定，是非王平習地知兵，特皆作者熟識地形，精於戰備，乃善策其攻守之勢，而快意古人耳。平原戰術，利在飄忽，阻河爲固，利在後防，以飄忽之兵，去後防之恃，雖有張郃之勇，司馬之智，亦將束手，尙何可謂遵先王遺命？以山東與孫權而引兵還救幽州，亦無非作者寫盡司馬計窮，不出北走湖南走越之故智焉已。

陸伯言爲救東吳危亡之第一功臣，奇材橫軼，而實先主不戒自驕，得使成名，作



者深許其材，故亦必於東吳已迫辱亡之際，而值屢敗之後，方以出之。其甯可戰於境外，不可戰於境內之言，猶是奮翼猇亭之舊志也。然而吳之臣魏雖亦自若，獨有今時之勢迥不相同。前爲臣賊，此則救亡；而一受人封，一受人地，得失亦判。是知吳之屈膝於曹，作者尙不深絕之，轉嫉丕之乘危袖手，而令伯言出翻其案也。故不折一矢，而得山東，乃足啓呂蒙之禍；而領巢湖水師，以守合肥，庶得全伯言之忠。至伯言出，而吳亦同迫危亡，蓋可知矣。

本是張郃禦馬超，却一戰棄了榮澤，奔到原武；又變了張飛戰張郃，再一戰棄了原武，退屯陽武。本是曹彰蹤馬超，却一時送了山東，讓與呂蒙；又變了趙雲怒曹彰，便一時到了封邱，夾住司馬。本是司馬守延津，却百忙要分軍隊，前進督師；又變了于禁還延津，乃百忙替出司馬，接應敗退。寫得四面八方，魏蜀吳各路兵馬層層夾住，互援互戰，忽救忽攻，而只是情見勢絀，抵敵漢軍不住，却不全由諸葛亮一人智計安排，想見衆志成城，又須能人自爲戰。方是近世戰術最稱進步之一點，而天下大事斷非一



第四十五回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渡榮澤張飛戰原武

手一足之烈所可成就此個人武力集中雖厚且多亦必自亡之理也！



第四十六回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第四十六回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 反三國志

## 第四十六回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却說司馬懿與漢軍血戰陽武，敗退延津，幸虧于禁領兵接應，方得收兵入城，折了大將張雄司馬孚二人。懿與鍾鄧諸將商議道：北路一敗，東路必搖。趙雲自入九里關，未曾敗挫，兵鋒甚銳。與諸葛亮左提右挈，分道揚鑣，後有關雲長助長聲威，北渡黃河，甚不易敵。子廉子孝，恐不能取勝，封邱再敗我軍，鋒銳盡矣！不如令



文。則。死。守。延。津。我。以。全。軍。助。子。孝。攻。破。趙。雲。然。後。以。全。力。再。戰。諸。葛。亮。諸。位。將。軍。以。爲。如。何。衆。將。齊。聲。應。道。都。督。之。言。是。也。

司馬懿隨請于禁上坐再拜道：國家危亡，已如累卵，一戰而勝，猶足自立；戰而不勝，同歸於盡。延津城守，一委將軍，能守經旬，吾事濟矣！于禁還拜道：都督爲國勤勞，禁敢惜股肱之力，以負先皇之明。延津之事，禁生死以之，都督請卽時出發可也。懿卽傳令，乘夜率本部人馬四萬人，並張郃鍾鄧諸將，來攻趙雲。

那趙雲自領全軍來到封邱，曹仁人馬也便登時來到。劉曄與曹仁商議道：趙雲勇將，所部精銳，我軍新敗，士氣不振，倉卒相值，固守無從來日。將軍出馬自戰，趙雲子孝領兵擊其左翼，曹惠曹



爽。兩。將。軍。領。兵。擊。其。右。翼。曄。與。母。丘。將。軍。攻。其。後。死。生。一。決。  
但。求。不。敗。即。足。再。振。軍。威。曹。仁。依。計。準。備。

到了次日，曹仁揮刀出戰趙雲。兩個戰到五十餘合，曹營一聲鼓響，左邊曹洪，右邊曹惠，曹爽，兩翼齊進。漢兵陣上，嚴壽使大刀，迎住了曹洪，張翼關索迎住了曹惠，曹爽。那劉曄揮動令旗，將軍隊化成一字長蛇陣，一個金龍攬尾衝風的向趙雲後隊殺入。漢兵後軍一動，馬雲驟急揮中軍迎敵。曹營中二通鼓響，一應將士，奮勇衝殺。漢兵營裏，大小將士，紛紛迎戰，只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只因曹軍個個懷着必死之心，腸漢兵大勝之後，未免有些驕氣，看看敗下陣來。還虧子龍抖擻精神，殺敗了曹仁，方才收住了。



隊，算是挫折了一陣，退出封邱十里，安下營寨。

那曹仁回到本營，稱謝劉曄。那劉曄道：趙雲退軍，軍鋒已挫，乘勢蹙之，不宜稍緩。曹仁令軍士黎明開飯，直踏漢營。

那晚漢兵營裡，趙雲與諸將商議道：曹兵致死，幾爲所乘，明日彼必乘勝進攻，某當以奇勝之。令嚴壽、黃武雙敵曹洪，張翼、關索雙敵曹仁，馬雲、驥、龐豐、龐豫、馬忠、傅僉進擊曹兵中軍；某自迎曹惠、曹爽二將，被誅，曹兵喪氣矣！諸將各自預備。

次日黎明，果見曹兵乘勝捲地而來。趙雲令開營出戰，縱馬提鎗，直取曹氏二將，兩軍人人奮勇，死命抵敵。趙雲奮起神威，一鎗刺死了曹惠，再一鎗刺死了曹爽，匹馬縱橫，蕩開陣角，直取曹洪。



第四十六回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漢兵見主將得勢，發一聲喊，齊望曹兵殺來，如天崩地塌一般。曹洪與二將剛殺個平手，那裡還能加得一個趙雲，抵敵不住，望後便退。曹仁獨力難支，亦回馬敗走。

漢兵方乘勢追趕，趙雲揮動諸將，縱馬上前，遠遠望見封邱城，却見從城側轉過一枝曹兵，張郃一馬當先，擋住趙雲廝殺。鄧艾、鍾會、司馬昭三騎齊出，漢兵諸將分頭迎住。曹仁、曹洪回轉馬來，夾攻趙雲。守封邱城的典滿、許儀盡起城兵出城助戰。司馬懿揮動大軍，向趙雲中軍殺來。雲與諸將抵敵不住，層層敗退，趕到黃河附近。趙雲大呼道：「前有黃河，後有追兵，大丈夫當於死中求活！」回轉馬頭，倒衝回曹兵陣中。



漢兵見已臨絕地，主帥奮不顧身，個個冒死向曹兵殺來。趙雲迎頭碰着了司馬昭，盡平生氣力，向司馬昭一鎗刺去。司馬昭猝不及防，被挑於馬下。馬雲驥見丈夫危急，掛下銀鎗，拈弓搭箭，向張郃一箭，不偏不歪，中在額上。張郃急待拔箭，趙雲馳馬上前，向張郃心窩一鎗刺去。曹洪眼快，急忙將刀截住，曹仁保住張郃便走，漢兵得勢，又倒趕回來。劉曄見已獲全勝，因爲窮追，反傷二將，急與鍾鄧鳴金收軍。

趙雲見軍士疲勞，安營自守，計點軍士，折傷了一二萬餘人，崔顥、黃武、馬忠都受重傷。雲極力撫慰，替他們敷上金鎗藥，令其好生調養，一面令人飛報孔明，一面與張翼諸將安排固守。



那司馬懿雖然大獲全勝，却折了曹惠曹爽，並愛子司馬昭，又傷了大將張郃！懿恐亂軍心，暗中落淚，將三將尸首收殮埋葬，令張郃入城養傷，與劉曄計議道：「趙雲大敗，封邱事緩，不如令毋丘儉、董昭並黑山舊部守住封邱，以全軍還延津，迎敵諸葛亮；並請呂蒙出兵，以撓趙雲之後，庶可持久。」劉曄道：「事不宜遲，都督請速行之。」司馬懿倉卒作書，差心腹將士星夜赴濮陽，請呂蒙出兵，留母丘儉、董昭領兵萬人併黑山殘部六千人留守封邱，堅守勿戰，以爲犄角之勢；一面以輜車載張郃，令曹洪作先鋒，鍾鄧爲左右翼，曹仁斷後，典滿、許儀爲左右翼，懿與劉曄領中軍，以郝昭、郭淮爲左右翼，拔隊逕還延津。



孔明得了趙雲敗報，見司馬懿全軍歸來，吩咐撤開圍城，毋遏歸師之鋒。司馬懿乘勢在城外紮營，與孔明相持，仍令于禁、崔、徐三將守城，阻住孔明北上。孔明見趙雲新敗，曹兵聲勢復振，且良將精兵盡在前敵，一時未可猝敗；又恐呂蒙復出兵撓趙雲後路，火速分軍一萬並糧食器械補充雲軍。又令張飛全軍屯陽武，與雲軍聯絡；令黃忠率西涼騎將馬凱、韓雍掩護大營。

那雲長在許昌也接了趙雲敗報，忙從荊襄方面調軍萬人，令徐元直自率前往協助趙雲。趙雲先後得兩處接濟，聲勢復振，同着元直撫卹傷痍彌縫，卒伍修繕器械，招集潰亡。

呂蒙因接到司馬懿手書，令韓當、全琮、朱異領兵萬人，屯兵蕪



第四十六回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澤，遙爲聲援。孔明教雲按兵勿動，候馬超魏延得手，覆其根本，再進不遲。趙雲遵命，按兵封邱不提。

且說馬超王平馬岱領兵來到邯鄲，姜維文鴻來見。馬超與三將商議道：元帥大兵現已渡河，與司馬懿相持延津陽武之間，子龍又有出兵東路消息，曹兵大將皆在前敵，此去幽州僅有曹休、曹熊諸人，本非能兵。魏文長與田太守會兵出飛狐，曹兵內部情形，已經瓦解，我兵便可直出邢台，以通北道，但不知邢台曹兵是何人統率？姜維答道：據細作報稱，邢台係魏將唐咨、州泰、令狐愚三人部兵萬人把守，漁陽係魏濡陽王曹熊領兵二萬鎮守，曹休在幽州駐紮，也有兵三萬。



馬超道：既然如此，可飛調劉延守上黨，張嶷出守安陽，調李將軍進駐邯鄲，以防後路空虛；伯約領兵萬人作先鋒，文將軍與舍弟爲左右翼，卽日進攻邢台。某家自同子均部領後軍，陸續進發。姜維領命，同文鴻、馬岱卽日起程，進取邢台。馬超與王平、休軍、邯鄲、候李嚴、兵到。李嚴在安陽，將防務交妥。張嶷自領親軍數百人，來到邯鄲。馬超留軍萬人與李嚴，令守護邯鄲，自同王平領兵二萬，向邢台進發。

却說漢兵前鋒的姜維三將，前赴邢台。姜維在路上與馬岱、文鴻商議道：曹兵屢敗，畏我聲威，決不敢出戰城外。我兵懸軍深入，利在速戰。若頓兵堅城之下，彼兵四面來援，則我軍氣沮而勝負。

第四十六回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未可知矣！探聞廣宗鉅鹿都無重兵，那一位將軍領輕騎千人，越臨洛關沿沙河而上，襲破鉅鹿，卽假鉅鹿守兵旗幟，晝夜兼行，賺破邢台，庶不勞師而定。文鷲應聲願往，姜維選銳卒千騎與之，文鷲倍道兼行，乘夜襲了鉅鹿，兵不留滯，卽冒鉅鹿守兵旗幟，來襲邢台。

邢台魏將見漢兵一到，登城拒守，分道求援。不過幾日，只見東道上鼓角喧天，一彪魏兵打着了鉅鹿旗號，衝圍殺入，漢兵紛紛閃開。唐咨三將見救兵來到，留着令狐愚守城，自與州泰開城接應。文鷲就勢殺到城根，冷不防，手起一鎗，將唐咨挑翻下馬，州泰措手不及，也被文鷲殺死。姜維馬岱奮勇當先，殺入城中，令狐



愚脫下衣甲，雜入亂軍中逃向幽州報信去了。姜維得了邢台，異常歡喜，推文鷺爲功首，文鷺謙不敢當。

就在這個時候，曹彰從內黃成安肥鄉廣宗到了鉅鹿。文鷺走了。不過一二日，曹彰便到了，聽說漢兵取了邢台，全師疾出，便跟着文鷺去路前進。姜維得了邢台，正待遣人報捷，曹彰的軍隊，好似疾風驟雨，登時把城圍住。姜維三將猝不及防，立時分道，登上城守禦。那時邢台東門已被攻破，李典揮兵急進，文鷺堵住城門，奮勇死鬪。忽曹彰又攻破了南門，城內剩下敗殘魏兵，又四處放火，漢兵不能相顧。人自爲戰，那馬岱、姜維又雙戰曹彰，不下，正在危急萬分，邢台地方大有得而復失之勢。却好馬超、王平兩路殺



第四十六回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來，曹彰同李典只得火速收兵離城十里紮營。

馬超見曹兵已退，入城坐定，姜維諸將來見，說道：若非主將親來，邢台雖得，恐仍爲曹兵所有矣！馬超令姜維馬岱據城防守，清查城內奸細，自與文鷺王平倚城安營，預備與曹彰血戰。

曹彰見馬超兵銳不可輕敵，吩咐裨將四人持任城王令箭，發漁陽上谷清河渤海四郡突騎二萬甲士，二萬人軍前聽令。任城王在北道上素有威名，令箭到處，誰敢違抗？浹旬之間，益兵四萬，並偏裨將校二十餘員。

馬超聽得曹彰徵兵禦敵，令裨將馬驥代李嚴守邯鄲，調李嚴來前敵助戰。李嚴得令，火速來到邢台。馬超吩咐王平道：子均防



守邢台之責，完全歸將軍一人，城外戰事，不必分心。王平領令人城，專任城守。馬超將部下軍士，分作三隊：超自領七千人，將中軍；令姜維將左軍，馬岱爲副；李嚴將右軍，文騫爲副；三軍合二萬一千人。

馬超分撥已妥，便集合全軍將校，至帳前宣慰道：我軍深入敵人腹心之地，曹彰現集合四郡人馬，誓與我決一死戰。我有軍三萬，不爲不多。藉戰勝之威，後有元帥重兵以爲聲援，前有文長奇兵，以分其勢。敵人雖衆，無如我何！且我軍自入關中以來，無戰不勝，西涼馬隊天下聞名，絕不能因曹彰而挫我聲威。願與諸君同心共膽，保此令名。曹彰由我自當，他將由諸軍分敵可也！衆將一

齊聲諾。馬超又道：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後顧者斬！衆將遵令，各自整備鞍馬甲仗。

那鮮卑大將慕容軌、賀拔奇，因受曹彰厚恩，前時無奈，忽辭去，此際聽得曹彰兵臨北地，兩個背主潛逃，各率所部二千餘人，倍道兼程，來助曹彰。曹彰見二將來到，十分喜悅，優加獎勵，自領鐵騎萬人，並上谷兵萬人，將中軍令慕容軌將左，賀拔奇將右，除本部二千人外，各兼統漁陽突騎五千人，令李典領二萬人，將後軍，全軍發動，來攻邢台。

馬超預備多時，見曹彰來攻，將人馬列成陣勢以待。曹彰指着馬超大罵道：汝父跋扈鴟張，朝廷論罪行罰，汝兵入許昌掘塚焚





尸，寧復人理，今日拿汝，定當碎尸萬段！回顧鮮卑二將道：那位將軍與我出陣活捉馬超？賀拔奇應聲出馬，手執溜金雁翅鎧，直取馬超。漢軍陣上，李嚴縱馬提刀迎住賀拔奇。慕容軌驟坐下千里黃花馬，使手中九子鉗，來到陣前，文鷺挺槍接住。四個人登時殺在一堆，十盪十決，越殺越勇，把兩軍陣上人都看呆了；連曹彰馬超，都忍不住的連聲喝采。曹彰看着忍不住，自己也催馬來到陣前，馬超怒氣填胸，接住廝殺。兩邊陣上戰鼓如雷，邢台城裡屋瓦皆動，直到日色沉西，兩邊方才住手。

曹彰回到自己營中，對二將道：二位將軍真英雄也！二將躬身道：大王雄武，並世無儔，漢兵衆將，非大王誰能當之！曹彰吩咐擺



第四十六回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酒，與二將賀功，令李典入前軍，提防漢兵劫寨，教二將休息。

漢兵營裡，馬超對衆將道：鮮卑二將來助曹彰，後患方長，諸將有何良策？衆將尙未答言，帳下忽報王將軍來見。馬超立時請入，說道：子均爲何夜出？王平道：末將今日在城上見兩軍接戰，可稱勢均力敵！但曹軍雖衆，皆係臨時集合，士心不一，明日決戰，伯約、仲華可各引弓弩手五千人，盡用火箭射曹兵後軍；後軍一亂，我兵庶可得志。馬超道：此計甚善，子均明日但留裨將守城，自領五千人出城助戰可也。王平領命，卽夕入城，安排弓弩手伺候。

到了次日，曹彰領營出戰，馬超便將兵向城側一退，曹彰盡力追擊，忽見姜維、馬岱領兵橫衝過來，萬弩齊發，着火燒身。王平開



城殺出箭下如雨，馬超文騫李嚴倒趕回來，曹兵大亂。新兵初集，將不相習，止約不住，漢兵大呼乘勢追殺。曹彰、李典、慕容軌、賀拔奇四將督着本部精兵，殺條血路，向鉅鹿逃走。馬超大獲全勝，收降兵萬人，得馬七千餘匹，衣甲器械無算。

曹彰回到鉅鹿，計點新兵，傷亡殆盡，本部軍士亦有損失，撫膺歎道：「再敗王師，天亡我也！」鮮卑二將道：「大王請勿傷悲，勝敗軍家之常。今漢兵勢大，內地不可容身，大王不如由漁陽別道出屯柳城，養威塞外，再入中原，免爲敵人所乘。」李典見事已無可爲，出屯塞外，召募鮮卑，原是先王遺命，亦勸曹彰。彰亦欲保全實力，真個領了全師出屯柳城。後來曹丕一死，曹彰自稱大魏天王，鬧得九



第四十六回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邊神鬼不安，與張飛血戰數場，方才退入陰山，此是後話不提。

當下細作報知馬超，超聞言大喜，對衆將道：「曹彰一去，幽州無能爲矣！」將部下軍隊，分作兩路，令姜維領兵五千，從東鹿饒陽河間，出徇上谷各縣；令王平領兵五千，從柏鄉曲陽，出徇常山漁陽各郡縣；會魏文長督兵北上，直取幽州；令李嚴領兵萬人，駐邢台，接應兩路軍隊。超自與馬岱、文騫領本部全軍二萬還安陽，出滑縣，與子龍並諸葛元帥三路會攻司馬懿，下回細表。

且說魏延到了榆次，會見田疇，一別二年，相見甚喜。田疇設宴，爲魏延洗塵，酒席筵前，說起調兵各節。田疇道：「前聞馬孟起王子均出襲安陽，本境爲防禦敵兵侵入，陸續調集各項軍隊兩三萬，



人嚴兵守境，幸安陽得手，邊境乂安，將軍既來出戰境外，無煩徵調也。魏延大喜，次日卽請田太守派人前往接守井陘，自領本部並新調各軍，卽時出發，來到井陘，高翔出關迎接，將守關事務交代清楚，隨着魏延渡滹沱河，直取常山，沿途城鎮望風崩潰。魏延兵不血刃，直抵漁陽，恰好王平領兵來會。

魏延接了王平，大喜說道：子均往歲與將軍共定雲中、雁門代地各郡，今復得與將軍偕行，漁陽涿易各郡，不難定矣！王平笑道：願附驥尾，共事功名。魏延道：馬將軍現往何處？王平答道：馬將軍聞曹彰出塞，令伯約去徇上谷，令某來從將軍去徇漁陽。馬將軍還安陽，與元帥及趙將軍三路圍攻司馬懿。魏延驚道：伯約去徇



上谷必從東道去襲幽州全功皆爲所得矣！王平道：這亦不定。曹熊懦葸，決不敢出。平以部軍絕其出路，將軍率所部晝夜兼行，先取涿郡，則幽州自危。伯約東來，將軍北上，兩路合圍，何愁不勝？

魏延大喜道：子均高見，延所不及。但漁陽聞有兵三萬，將軍所部僅止五千，恐難操必勝耳！平答道：兵何在多，在用之如何！曹熊有兵三萬，不知守常山之險，任我兵直入堂奧，歛兵入城，但求自保，有衆百萬，又復何用？平兵雖少，制之有餘。將軍但鼓行而北，若得幽州、漁陽之兵，必內潰矣！

魏延聞王平言，喜甚，卽與王平分別，領兵直進。果然涿郡守將，因曹熊尙在漁陽，阻住漢兵，未加警備。魏延一至，乘勢進攻，一鼓



而下；遂留兵千人，令一裨將守住涿縣，自己逕向幽州進發。到得幽州，姜維已徇定上谷各地，選置守令，徵發士兵八千人，併將而前，在幽州城東紮下大營。魏延兵到，兩路會合，聲勢浩大。

幽州城裏曹丕初至幽州，替父王發喪，追謚高祖武皇帝，自己卽日登基，改元黃初，與曹休、程昱籌畫軍事；接二連三，聽曹熊轉報曹彰與馬超相持邢台，最後大敗，逃出塞外，漢兵已取邢台；忽然三日，未接曹熊報告，漢兵已奄至城下。曹丕與程昱商議道：「仲達一軍，久無消息，漁陽不知曾否陷落，幽州四面皆敵，如何是好？」程昱道：「大事已去，陛下可乘漢兵未曾合圍，率領宮眷先往遼東，豈願死守此城，以報主知？」曹丕不覺潛然淚下，對程昱道：「以幽州

第四十六回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累卿矣！昱頓首受命。

曹丕與曹休乘夜領兵三千，開了幽州北門，徑趨遼東。姜維晝夜隄防曹丕北走，一經聽得，卽領所部上前追趕。程昱在城上見漢兵去追曹丕，火速領兵出城，抄擊姜維後路。姜維前後受敵，急回兵來迎。程昱見曹丕去遠，正要收兵入城，忽被魏延縱馬上前，橫腰一把，將程昱生擒過馬。曹兵大亂，正是：

滎陽紀信，正有前車；河北公孫已無後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于禁從孤三十年，何期臨危反不如龐德，此曹操裏焚失地時自嘆之。



詞，而世人乃常爲此言欺蔽；每若寢陵畫壁，辱禁以死，實爲至當，而又多壯德之拾櫑。殉身，輒羞禁之稱降有貳也。嗚呼！世人於此，不惟忘禁材勇品評，失人抑且忘操漢賊，褒貶失宜。此奸雄所以能動欺後世，竟使後人至人自欺也，不亦謠哉？在操當日，罷計遷都，激厲左右，自宜有此一言，然於文則實非定論。觀禁入事操門，非薦非降，引數百人，自來投効，魏營中只此一人，進身光大天下，大亂豪傑，自惜其材，時操奉詔勤王，奸惡未露，則禁與孫策在術，趙雲在瓊，張遼在布，馬超在魯，曾何以異？是不可遽議其非。遇思操敗淯水，禁獨能趕殺青州，乘勢刦掠百姓之兵，惇告禁反，亦不置辯，且先下寨拒敵，以敗張綽，操之知禁，至特指班內，謂汝可去解樊城之圍者，實自此始。是其整軍經武，有勇知方，又何可邊薄其材？及夫水淹七軍，乞哀雲長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求憐憫，誓以死報！」則陵寢因降以死，亦可謂死漢而報關公，而莫悔歸曹操，低首雲長，言自由衷，亦何能竟謂無心！是則屢撓龐德，鳴金阻谷，用掣其肘，更屬暗助關公，有功于漢。嘗謂禁雖有失足之恨，終見立身之操，蓋懷降漢之心，始成曹操之志，龐德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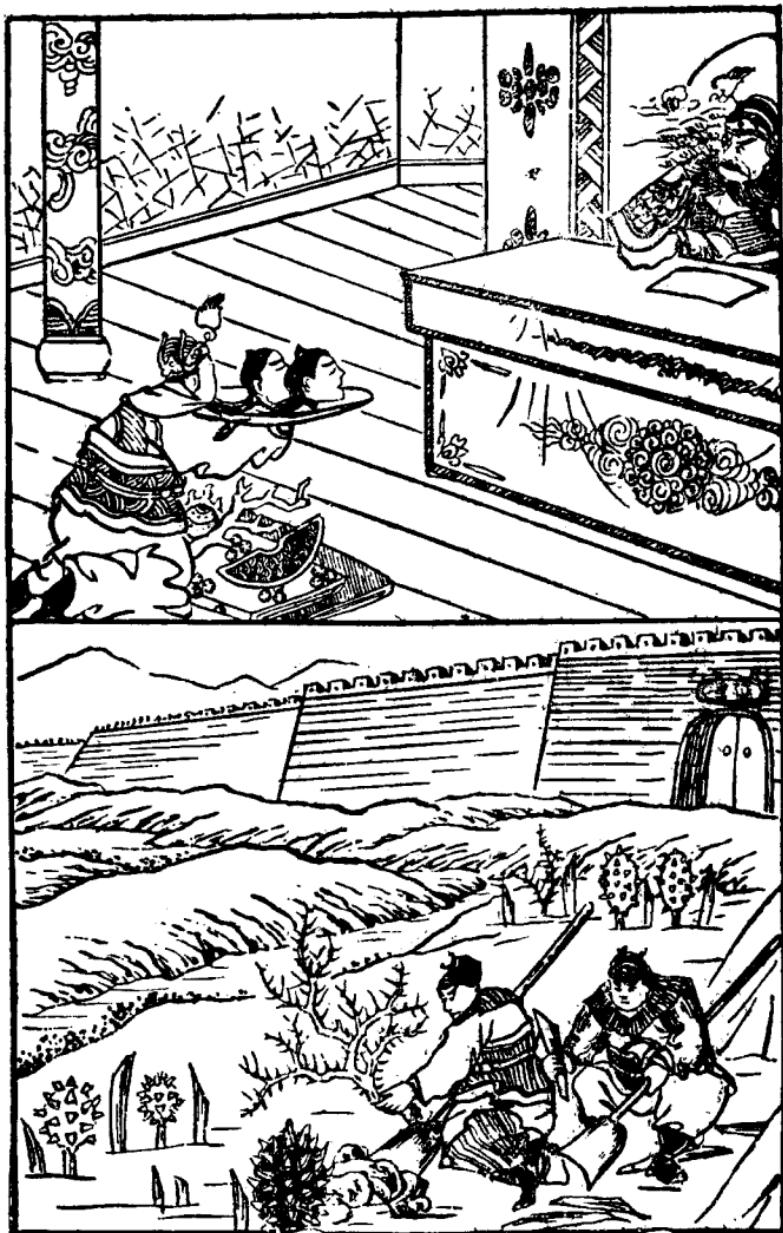


## 第四十六回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人可與並論。卽曰：獎之太過，毋亦足抗黃權？何故可輕于禁耶？作者大其來降，許其知恥，不欲受欺於操。因每惜禁之材，前令投吳，卽使比於黃權，今令助懿，又若比於向寵；故守延津，經旬無異。洪湖十日後，先輝映今古，交悲是非。論定於棺中，黑白斯分於筆底，禁之冤庶幾雪矣。

趙雲之敗，司馬之援，皆所以死司馬昭也。而曹惠、曹爽同死焉，無他，但令曹氏子孫與司馬子孫同日死耳。姜維之勝，魏延之趨，皆所以破幽州也。而曹彰、曹丕同竄焉，無他，但令曹氏弟兄與漢家疆土同時絕耳。一則騙入幽冥，一則投諸塞北。此與晉魏遞禪報，復於寡婦孤兒，不如炎漢中興，報復於山陽安樂。其酷毒寬厚，更有判於天理之巧，不如天心之仁。人心之公不如人道之平者也。嗚呼！昔魏不禪，方謂五胡之禍可免。而任城出塞，不謂鮮卑之召猶然。曰：原是先王遺命，則本書獨失曹操。若謂亂邦國，滅無不如斯，其意至深其筆亦至嚴矣。世有思假外寇以患中國者，其視曹操子孫之例也！慎勿謂求爲曹操而不得，苟可爲程昱之死據幽州，然而程昱之例，又如彼也。

第四十七回 公孫淵獻俘幽州城 司馬懿坐困延津縣





# 反三國志

## 第四十七回

公孫淵獻俘幽州城 司馬懿坐困延津縣

却說魏延在幽州城捉了程昱，與姜維乘勢搶城。城中雖有兵將，因曹丕退，程昱被擒，無人主持，混戰一回，被二將攻入城中，招降餘軍，安輯百姓，將程昱推至府前。程昱破口大罵，魏延暴躁如雷，便要下坐自殺。程昱姜維諫道士各有志，趙將軍生擒徐盛，賜劍自盡，渠之嫚罵不過，欲求速死，此等人未必可降，降之亦爲。



後患令其自殺可耳。隨對程昱道：程大夫不必如此，桀犬吠堯，各爲其主，何必嫚罵自損學養！命左右取劍與程昱，將綁鬆了。程昱接劍在手，向東再拜，自刎而亡。魏延、姜維各爲歎息，從優殮葬，以安士心。

魏延、姜維二將，在幽州牧府中議發兵追擊曹丕。姜維道：將軍且莫性急，曹熊此去必奔遼東。我若急追，公孫淵必協以拒我；我盛兵幽州，遣一介之使馳示威聲，則諸曹之首必自至幽州矣！魏延大喜，卽日派人前往遼東宣示德意。一面令人飛報王平，言幽州已經取得；一面令姜維自出榆關，整頓邊防，防備曹彰南侵。

那王平接到捷音，立刻轉知李嚴，速報知大營，自將前殺之。曹



第四十七回 公孫淵獻俘幽州城 司馬懿坐困延津縣

兵三人，竿示首級，言大兵攻破幽州，曹不。曹休程昱，盡被擒斬，送來漁陽號令。漁陽城中得了此項風聲，互相傳播，登時鼎沸起來。王平又領軍士紛紛射入箭書，諭令漁陽軍民，若殺曹熊，開城投降，不徒免死，更有重賞。城中軍民愈加惶惑，真有人謀殺曹熊。

那曹熊本來怯懦，見事已至此，知無可爲，喚部將道：漢兵欲得而甘心者，惟有孤耳！孤城四絕，徒累生民，孤不爲也！汝輩可以孤爲進身之階，而全一城民命也。言罷，淚流被面，左右皆不能仰視，遂拔劍自刎而死。左右見狀，皆痛哭失聲。一方看護曹熊尸首，一方開城迎降。王平領兵入城，降兵皆繳械待命。

王平入城坐定，吩咐曹兵部將，把曹熊屍首，好生收殮。部將遵



命去了，却因看着王平兵少，大家不免翻悔起來，又想乘機取事。中間便有那些賣友求榮的，又來走漏消息。王平不動聲色，將降兵驥桀八將，驚地掩捕，即行梟首。餘黨驚散，一場風波，無形消釋。隨將所有降兵，分別去留，酌量道路遠近，給資遣散過半，遣人分頭報捷。

孔明連接諸將捷音，立時轉奏洛陽，令魏延權督幽州軍事，姜維、王平諸將，盡歸節制。幽州善後事宜，責令三將妥慎辦理，會同田太守備兵九邊，嚴防曹彰乘虛內侵。魏延奉到命令，敬謹遵行。那曹丕、曹休，晝夜兼程，到了遼東。公孫淵率領文武出城迎接，俯伏稱臣。曹休甚加慰勞，進了城中。公孫淵將正寢讓與曹丕，居



第四十七回 公孫淵獻俘幽州城 司馬懿坐困延津縣

住，朝夕款待，致敬盡禮，到也安生。曹休與公孫淵商議，要其出兵去救幽州。公孫淵回到本宅，與心腹商議。有謀士獻策道：曹操挾六州之衆，氣蓋天下，兵敗身死，國破家亡，漢兵之勢不問可知。我遠在遼東，與人無忤，漢業中興，我不過遣使進貢，不失藩服之位，若舉兵內向，則我有犯順之名，貽彼以出兵之口實，我之兵力能及曹操否？是自致危亡也！公孫淵聞言，連聲稱是。

公孫淵正在家商議間，忽報漢使求見。公孫淵卽令相請，漢使昂然直入。公孫淵不敢怠慢，優禮款待。漢使將主將手書呈上。公孫淵接過觀看，係都督汾晉諸軍事。魏延領銜，言奉漢中王令旨，大元帥命令出師北伐，所過城邑，望風迎降。探聞曹丕君臣逃避。



遼東仰卽火速擒送幽州以彰天討當奏明今上令汝世守遼東云云

公孫淵令近臣陪侍使者自携手書商之心腹衆將同聲道主公原本漢臣宜遵漢令于國于家實爲兩利公孫淵意始決暗令部軍圍攻城外曹兵令偏將領兵千人圍住曹不住宅誰知曹不已知道風聲了原來姜維計劃令使者到了遼東吩咐從人四處宣傳使兩下疑忌好叫公孫淵迫於無奈而殺曹不曹休在外聽得風聲急令人報知曹不自入城外軍中決與公孫淵決一死戰。曹不接得此信手足無措衆宮眷相顧失聲只見美人薛靈芸上前啓道大王國破家亡身臨絕地尙何志意留戀人間賤妾蓄

鳩相待久矣！請先死大王之前，以明妾志！卽由行篋中取鳩酒一瓶，自己先滿飲一杯，再斟一杯奉上。曹不見靈芸先飲，接過酒杯一飲而盡。宮眷爭先取飲，投環自刎，死者枕籍。比及公孫淵派人來圍時，曹不早已乘龍上升帝闕了，到把公孫淵嚇了一大跳，忽已聽得城外殺聲動地。

原來曹休激厲將士，奮勇血戰。將士已無生望，一個個捨死忘生，遼東軍士被他們殺傷數千餘人。公孫淵大怒，令弓弩手萬人，四面橫射，將曹休並三千人馬盡射死在遼東城下，割了曹休曹不首級，用木匣裝着，派遣心腹部將齎着貢物，隨着使者，到幽州獻俘。



遼東使者行到榆關，先見了姜維，姜維優加撫慰，飛報魏延。魏延聞得遼東使到，大陳兵衛戎服，佩劍高坐堂皇，漢使引着遼東使者上前謁見。延賜坐慰勞，令將貢物首級驗收，轉呈漢中王候令旨定奪。大會諸將，重賞來使，復書獎譽，承制授公孫淵行遼東太守事，俟漢帝登基再行厚賞。差來使先回覆命，以私人名義贈公孫淵鞍馬刀劍，名酒什器，賜來使千金，以資歸裝。來使歡喜，喜回轉遼東復命去了。

魏延送過遼東使者，隨派人將曹不等首級並遼東貢物，火速呈送元帥轉呈漢中王，自己同姜維平高翔安輯幽州所屬各地，勦除伏莽，資遣潰兵，分守險要，休養軍隊，補充馬匹，屯積糧秣；

各令丞尉簿，均留原職，試辦三月，以定去留。戰爭之後，民易安生，一經整頓，成績斐然，這也慢表。

孔明在陽武，接到魏延遼東獻俘幽州底定消息，一面聲敘事實，將曹丕、曹休二人首級，號令軍中三日，然後轉送洛陽。一面分調趙雲一軍先攻封邱，調馬超一軍與張飛會攻延津，掣司馬懿回救封邱之肘；令黃忠領中軍，攻延津之南，四路兵十餘萬，聲勢赫赫；兼之又聽得曹丕已死，幽州已得，愈加心雄膽壯，曹兵方面，可就苦樂殊途了。

且說趙雲屯軍多日，諸將傷痕已愈，兵隊元氣恢復，休息既久，躍躍欲逞。趙雲奉到將令，召集諸將道：我兵自與呂蒙、徐盛血戰，



江淮北入九里關，襲取汝南，蕩定許都，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而封邱一役，反勝爲敗，係敵人出。我不意亦由我軍恃勝而驕，全師以出，折傷過半，哀我同袍，殞身王事！雲忝爲主將，待罪行間，未敢以一敗而灰心，令戰死軍校，永無報仇之望；是以與諸君枕戈待旦，伺隙而動，不徒欲雪當日之恥，亦欲以慰忠魂於地下也！今幽州已破，曹丕已亡，司馬懿、張郃所據不及十縣，餘兵不及八萬，孤軍援絕，甕鱉釜魚，我軍四面圍攻，報仇雪恨，在此一舉，衆位將軍，可各出奇謀，以徼必勝。

張翼啓道：主將專東面之防，原以驅逐呂蒙爲事，今既奉令圍攻司馬懿，自應合力撲滅北路之敵，然後轉而東向；司馬懿自據



延津，而令董昭母丘儉守封邱以爲犄角，現聞元帥令黃老將軍翼德君侯馬將軍三路圍攻延津，司馬懿自顧不暇，何能顧及封邱？封邱城池不高，守禦不備，但督全軍奮勇直撲，不難一鼓而下，請主將即傳令，翼頤與諸將先登陷陣也。

趙雲大喜道：張將軍既肯先登封邱不難下矣！即時下令：令先鋒張翼領黃武、崔顥、龐氏兄弟先登陷陣，自與嚴壽督軍繼進，號令衆軍不得封邱，誓不回軍。全軍登時發動，直撲封邱，將城四面圍住，城上矢石如雨。張翼左手執盾，右手提刀，踏着城堞攀緣而上，軍士前仆後起，蟻附而登。一聲喊起，張翼早上了城，一刀將董昭斬了；黃武、崔顥也上得城去，三個人奮勇衝殺，曹兵風靡，母丘



儉督衆死拒燬口。趙雲嚴壽殺上西城，漢兵如潮似浪，大開城門，截殺曹軍。張翼三將與母丘儉戰到半酣，黃武一戟刺傷母丘儉左腕，張翼就勢一刀，將母丘儉劈下城垣。漢兵大獲全勝，便得了封邱。曹仁、曹洪、文聘奉令來救，已趕不及，回不了延津，退屯黑山去了。

趙雲進衙坐定，吩咐安撫居民，遣散降卒，擺酒賀張翼諸將賀功，留傅僉守城，飛報大營，火速領軍開赴延津。

延津的司馬懿，在延津城下大營，見漢兵營中懸掛曹丕、曹休二人首級，知道幽州已破，後路全虛，封邱方面消息懸隔，聽得馬超領兵攻延津北面，張飛領兵攻延津西面，黃忠領兵攻延津南面。

面，三路進軍，聲勢浩大；又聽得延津東面，趙雲全軍來到，懿歎息道：封邱燼矣。

恰值張郃箭傷已愈，來見司馬都督，懿令將士堅守大營，自入城中，與諸將會議。張郃，于禁，劉曄，呂虔，鄧艾，鍾會，典滿，許儀，大小將官四十餘員，環立階下。司馬懿慷慨言道：懿受先王特達之知，受領軍之重任，抗衡強敵，血戰數十，今國破家亡，孤城危急，任城王既渺不知所之，太子復爲遼東所害，趙雲全軍盡至，封邱必已陷落，四面環攻，延津危在旦夕！懿受國厚恩，一家同盡，六十之年，復何所望，願與此城同存亡，諸君請各自爲計！

當時張郃于禁，劉曄，呂虔，齊聲道：末將等同受先皇厚恩，願與





都督同死此城！鄧艾鍾會典滿許儀亦應聲道：未將等世受國恩，會儀之父皆死於敵，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又蒙都督提携教訓，此恩此德不報何待？除死此城更無死地，請都督決定方針作何死法？未將等願生死相隨，決不欲忍恥苟延旦夕也！

司馬懿見羣情憤激，破涕爲笑道：各位將軍既誓死相從，絕不能坐以待斃。漢兵方面惟黃忠一軍兵力稍弱，我以全軍攻破黃忠，既足以壯士氣，亦可以挫敵勢也。衆將齊道都督之言洞悉敵情，願聽分示。司馬懿便指派道：僞義將前軍，典許二將軍爲左右翼，文則將後軍，鍾鄧二將軍爲左右翼，全軍突出直撲黃忠，得勝卽回，再圖良策。張郃于禁率領四將，馬上出城，直攻黃忠營壘。司

馬懿與劉曄親督將士，分守各城。



黃忠軍隊雖有三萬，大將只有一人，孔明原不放心。見趙雲兵到，距離甚近，方才放下心來。叫黃忠持重勿出。誰知司馬懿看出破綻，吩咐衆將聚攻黃忠。延津城裏城外曹兵，直攻黃忠營寨，人奮勇，個個逞強，將營便自攻破。黃忠與韓雍、馬凱三人，冒死抵抗，曹兵殺入，翻江攬海，全軍大亂，看看已敗到萬分危險。

那趙雲聞知黃忠危急，忙令妻子馬雲驥守住大營，自與嚴壽、張翼、黃武關索四將率兵來救。五匹馬當先殺入陣中，曹兵望風披靡。趙雲大叫道：「老將軍休要着慌，某家來也！」黃忠見趙雲來到，精神陡長，敗殘人馬，也就自行集合，回軍再戰。張郃因都督有令



在先呼哨一聲，領了五將，招呼本部人馬，殺出漢營，趙雲黃忠也不進追。張郃等大獲全勝，回到大營，司馬懿自出迎，諸將道：「將士同心，故而獲勝，亦先皇在天之靈，有以默佑之也！」願長保此心，共濟艱鉅耳。諸將皆下馬遜謝，齊呼：「先皇萬歲！」曹兵得勝，士氣自長。那黃忠敗退回營，來到元帥面前請罪。孔明笑道：「困獸猶鬪，況人乎！」老將軍兵力太薄，敵人以全力進犯，猝不及防，致有此敗，此乃亮之失於調度，非老將軍之過也！幸勿自損，徐圖報復。黃忠謝過。孔明問道：「老將軍所部損失若干？」黃忠道：「兵士損失萬餘人，偏裨將校損失十餘人。」孔明道：「老將軍權請回營，當令子龍撥兵相助。」黃忠卽領命回營。



第四十七回 公孫淵獻俘幽州城 司馬懿坐困延津縣

黃忠去後，孔明遂令趙雲撥馬忠關索部兵萬人，帮助黃忠；又以北道平定，令馬超速調李嚴回延津大營，以厚兵力。吩咐衆將將延津遠遠圍定，環城築壘，取土成溝，溝中遍插竹簽蒺藜，軍隊更番瞭望，相機迎拒，俟彼糧絕，必將坐斃，不必仰攻，徒傷士卒。衆將依計進行。司馬懿見漢兵築壘圍城，令諸將更番出戰，以擾工作。孔明自督諸將隨機應付，一月以後，全工告成。正是：

虎狼入穿空施急，鷂鵠在筭徒聽言語。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嘗讀演義郭嘉遺計定遼東一回，甚嘆袁氏子孫末路途窮，何至困厄如斯也。今讀本書，始幸有此一回，得爲報復曹氏子孫之地址。作者文思，毋乃太巧歟！夫



操祭墓，而述本初起兵之志曰：吾將南據於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是固本初之夙志，而譚尙相攻，自取覆滅，乃至遼西奔烏桓而敗，遼東投公孫而見殺，授首於人匣，行萬里，徒貽操以哭「哀哉奉孝，傷哉奉孝」之名，豈非任天下之智力，御之以道，不如曹操之有以自鳴其得意者乎？今懿南據於河，彪熊北阻燕代，而俱不得彰，且往兼沙漠之衆矣。是南向以失天下之秋，蔑以克濟，獲履本初之志，而不得如本初之願，一如昨日乃兄弟相携，復至敗亡，而遼東共投公孫，卒成授首，傳邊萬里，不休顛骨，亦不脰而入榆關郭，奉孝果安在也？靈芸奉鳩何異？伏后之世子捐生曹休，揮戈何異？曹髦之驅車南闕，天地報復之情，恐胥盡於作者筆底而必令曹丕得食袁氏之報者，又以甄氏之納操謂真爲吾兒之婦，則袁熙之死，烏可不令曹丕真書？復見不休，首級號令軍前，則譚也尙也熙也，能毋一門同快而俱瞑目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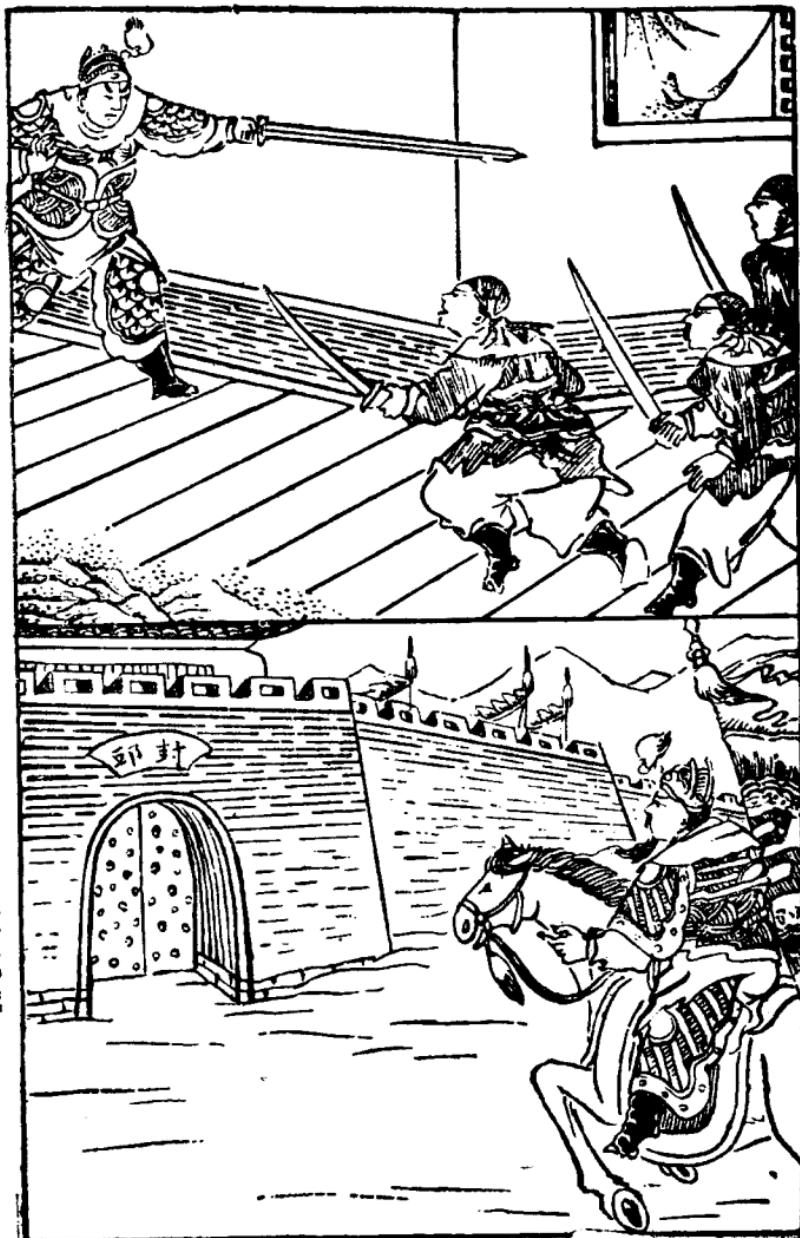
先主猇亭，而有黃忠之敗，諸葛祁山，而有趙雲之敗，前回既將趙雲兵敗，寫却一

第四十七回 公孫淵獻俘幽州城 司馬懿坐困延津縣



### 第四十七回 公孫淵獻俘幽州城 司馬懿坐困延津縣

次此回乃將黃忠兵敗往事，重補一提。而趙雲之救，不必與苞，黃忠之救，仍是趙雲，則筆法自有變幻。然趙雲胆大，每喜深入，故封邱之挫，卽戒深入之危；而黃忠不老，動喜逞強，則獨當一面，乃有延津之敗；此固不易演義筆墨之精神，用存忠雲本來之面目。若其戰陣風雲，則逐回變化情境，如真是爲演義所不及，而亦未有者也。但亦無非料敵乘虛兩番均寫足一個司馬懿，究又非如演義之於雲忠獲救，大致雷同，是本書所以可作軍書讀，而演義只能作演義讀也。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過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 反三國志

##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却說劉玄德在洛陽，先後接到馬超襲取邯鄲、邢台，大敗曹彰，魏延襲取幽州，遼東斬送曹丕首級，孔明四路圍攻延津，困住司馬懿，捷書飛報，如雪片般送來，心中異常高興。自古道：「禍福倚伏，夷險相因。」在這興高采烈之間，却偏偏專出那變起非常之事。此話從何而起，却是徐盛兵敗自殺時，種下了的禍根。



那徐盛待下有恩，有幾位門客，受恩深重，欲報無從。安葬徐盛以後，中有三個門客，改換商人衣服，慢慢來到許昌，欲行刺趙雲。却因趙雲老成持重，戒備警嚴，伺候多日，無從下手。未幾，趙雲又督師北渡黃河，軍行所至，難以近身。三人只得改換宗旨，去到洛陽，行刺玄德。玄德深居簡出，護衛森嚴，警蹕傳呼，閒人避道，就如三神山一樣，可望而不可即。三人怨氣沖天，肝腸炸裂，再三計議，打聽得諸葛駙馬入川，迎取宮眷，不如去到江陵道上，相機刺殺。世子劉禪，或駙馬諸葛瞻，亦足以稍償萬一之願。

三人計算已定，火速去到江陵，用了一些小錢，求本地商人介紹，一個在江陵驛，夤緣充當一名驛卒，一個在驛旁附近，當了一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家富戶家奴，一個住在店中，專一打聽宮眷南下消息。從古就說，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三人苦心孤詣，降志辱身，要替故主報仇。就是做書人也不能上違天意，下悖人情，不能不犧牲一個扶不起的阿斗。太子以揚漢末節義之風，免得教他輿櫬出降，替爺丟臉！各位看官，諒表同情，閒話少提，書歸正傳。

且說諸葛瞻奉命到了成都，進了自己家門，拜見母親，言父親安好，現在督師北上。錦城公主，見過丈夫，少年夫妻，新婚遠別，一朝聚首，何樂如之！瞻休沐畢，入府去見世子，將漢中王令旨呈上。世子接視大喜，細問駙馬前敵情形，一面令人宣召法正入府。諸葛瞻將前敵情形，並洛陽許昌現狀，詳細報告。世子命左右擺酒。



與駙馬接風，恰好孝直來到，世子將父王令旨，交孝直觀看，取出益州牧印綬，手授孝直。孝直再拜謝過。

世子等三人同席飲酒，中間孝直問世子何日起程，以便預備一切。世子道：十日之內，擇擋諸事，當奉母后宮眷前往也！法正領命，自去飭人辦理。

諸葛瞻宴畢回到家中，母子夫妻一家團聚，在家住了七八日，帶領蜀軍千人，并蜀錦及他項輜重數十車，保護世子宮眷，及自己母親妻子，出了成都。法正率領文武官吏，送出城外十里，方才回轉州牧衙門，自去辦理應行公事。

諸葛瞻一行人到了涪江上船，乘流東下，半月上下，到了江陵。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驛丞洒掃院宇，敬謹恭迎，左右護從，進了驛館，聲勢赫奕。住了一夜，諸葛瞻只覺心神不定，行坐不安，佩着寶劍，帶領從人，巡視內外一周，方才回到上房，還是心驚肉跳。錦城見丈夫舉動有異，便去問他，瞻具說所以。公主道：婆婆神卜可往問之。瞻卽去母親房中，叩見母親，告知所以。黃夫人見兒子顏色滯晦，說道：孩兒不要心多，天意不能強回，謹慎便能免禍！

諸葛瞻母子，正在議論，只聽得世子上房那邊，一連喊聲有賊。瞻提劍在手，拔步出房，飛奔前往，迎頭見三青衣從上房奔出，看見諸葛瞻，提刀便殺。瞻將劍迎住，衆兵卒圍繞上前，撓勾套索，一齊並舉。瞻一劍砍傷一個，衆兵士七手八腳，將他綁了，剩下一人。



寡不敵衆，雙雙被擒，一起綑綁。瞻令左右搜索驛中，有無餘黨，自己提劍來到世子房中，只見王妃與世子妃一衆宮眷，圍住世子痛哭。瞻上前觀看，見世子胸口被刺，血滿牀褥，已經身死。瞻釋劍入鞘，抱屍大哭。王妃含淚問瞻道：駙馬刺客可曾拿獲？瞻答道：已擒三人。王妃道：世子已死，駙馬可速令地方官買棺成殮，一面審問刺客，追究主使。

諸葛瞻含淚出房，令驛丞馳赴荊州，報知劉琦、馬良，預備棺衾，自己喝令左右推過刺客，前來審問。三位刺客毫無懼色，說道：駙馬不用多問，我等乃是東吳徐將軍門客，受恩深重，徐將軍在新蔡被害，我等三人至許昌謀刺趙雲未成，再赴洛陽，謀殺漢中王，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無從下手，才到驛中，謀充驛卒。今夜三更，天假其便，乘隙刺殺世子，聊爲徐將軍報仇。只我三人並無黨羽，要殺要剐，任從尊便。到說得慷慨淋漓，甘心就死。

諸葛瞻奏知王妃，請將三人剖腹剜心，祭奠世子。王妃歎道：世子已死，不能復生，刺客爲主忘身節義之士，殺之已足，何用殘酷！瞻領命出來，吩咐左右，將刺客牽出驛門，就地正法。三人引頸受刃，面不改色。瞻令不必號令，卽葬之驛旁。

當晚喧擾一夜，次日午時，馬良趕至，參見王妃，帶來棺衾，將世子沐浴成殮，起柩赴荊州。劉琦出郭迎接，請王妃、世子妃、王孫諸葛夫人公主宮眷入府安歇，飛報洛陽，請示辦理，與馬良、諸葛瞻。



會奏，自請懲辦防護不周之罪。玄德接到三人啓奏，淒然流涕，令龐士元致書三人略言：

刺客冥行，豈能防護？死生有命，非可幸逃；但恨此子英年棄我先逝，父子之情，能無傷歎！可葬荊州，景升墓畔，入土爲安，具禮而已！天下未定，征戰頻仍，傷人子弟，寧可僕數卿等責在守土，何罪之有？瞻可速護宮眷前來也。

諸葛瞻等三人奉書，各爲悲咽，卽將世子安葬，然後護送宮眷，來到洛陽。玄德悲喜交集，見王孫劉謐，雖只九歲，英氣勃勃，全身縗素，跪在面前，又痛又愛，將謐抱坐膝上，用手撫摩，不覺淚隨聲下。世子妃係張飛之女，玄德深憐其母子，令士元作冊，立作王孫，

雲長孔明，皆上啓慰賀不提。

諸葛瞻在洛陽住了十餘日，清理各事，啓知漢中王，往延津軍前效力。玄德見國事方殷，未便阻其壯志，准其前往。諸葛瞻拜辭母親，別過妻子，輕車簡從，渡過黃河，來到延津本營，參見父帥，面呈各節。孔明聞知徐盛門下客刺殺世子，立令瞻代作書，分告趙雲、馬超、張飛、黃忠，各加戒備，無爲宵小所乘。又令瞻與諸葛覩，分統帳前左右護衛軍。

那徐盛門客刺殺漢中王世子，黃河長江流域一帶人民，當作一件新聞，互相傳說，傳入呂蒙耳內，東吳將士，皆爲振奮，都說道：徐將軍待士有恩，故門客捨身圖報，足爲東吳生色。呂蒙道：各位。





將軍徐將軍爲國亡身，門下食客尙感恩圖報。蒙與諸公受孫氏三世厚恩，寧不思報？頃迭據探報，馬超、魏延奪取幽州，曹丕投奔遼東，爲公孫淵所殺。函首洛陽，現令馬超、趙雲、張飛、黃忠等將司馬懿全軍困在延津，環城築壘，掘土成溝。曹兵絕糧，自然就斃。曹兵一盡，諸葛亮必傾全力以向山東。我之兵力未勝，曹兵彼乘戰勝之威，三面包舉。山東之亡，不過旦夕。無山東，是無淮北；無淮北，是無江南。唇亡齒寒，此之謂也！

衆將齊聲道：都督所言洞中理勢，必有良策，可以救亡。呂蒙道：司馬懿足計多謀，張郃于禁，魏之良將。鍾鄧典許，一時人傑，故能與諸葛亮血戰中原，勝敗相等。今爲時勢所迫，陷入絕地，諸葛亮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與諸將智勇兼施，長圍一城，永無出路！我不如簡率精銳，分作二軍，蒙自領一軍，去襲封邱，以掣趙雲後路。興霸領一軍，進戰馬超，令司馬懿諸軍，得以潰圍而出，退屯邊境，收拾河北餘燼。彼必感我援助之恩，我更資以器械、軍糧，令彼有所憑藉，以與諸葛亮相見沙場；我予以實力之援助，合二國之良以抗方張之敵，山東之難，或可少紓。諸將齊聲道：都督高瞻遠矚，非某等所能及也！

恰值孫權因徐盛新亡，山東事急，再派甘寧部兵萬人，前來相助。蒙令丁奉、孫琳守住山東，令甘寧領蔣欽、周泰、韓當、曹真舊部裨將二十餘員，兵二萬七千人，由濮陽進取延津，自領全琮、朱異、張繡舊部二萬人，由菏澤渡河，直取封邱，分撥已定，馬上起程。



那司馬懿見漢兵築壘圍城，迭次派兵衝擊，因漢兵隨機應戰，晝夜興工，半月之間，長圍已合。懿與諸將商議道：長圍四合，欲戰不能，軍食一盡，同爲俘虜，不如盡簡精銳，衝開一面，別求生路。鄧艾啓道：都督前東吳派軍蒞澤爲我聲援，今我軍危急，東吳將士必有所聞，呂蒙、甘寧、明哲之士，寧不知我軍敗破勢必及彼，彼欲圖存，必當救我，旦夕必至。我但整頓人馬，乘隙潰圍可也。懿道士載之言，甚爲明決，彼不我救，亦當潰圍。遂令典滿、許儀領第一隊，候令開城，東走濮陽；張郃于禁、呂虔、滿奮保護司馬懿、劉曄爲第二隊；鄧艾、鍾會爲第三隊；全軍盡起，秣馬蓐食，靜待吳兵。

漢兵營中，孔明見延津圍合，曹兵已入絕地，令軍士不必攻城，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但晝夜嚴防城兵突圍。又慮荷澤吳軍渡河相救，令趙雲增派封邱守兵。趙雲得令，派嚴壽回防封邱，專心守禦。

那呂蒙渡過黃河，揮動衆軍，圍住封邱，盡力攻打。嚴壽傅僉親自登城守禦，伏路軍士飛報趙雲。雲喚張翼道：「伯恭可督黃武二龐堅守此壘，不令魏兵突圍。」某自領兵三千去救封邱。張翼領令。趙雲與馬雲驥領兵三千來救封邱，只見前面吳兵蜂屯蟻聚，攻城甚急。雲令衆軍鼓行而前。呂蒙此來，非爲封邱，但欲調開趙雲，減少圍城兵力，以便曹兵出走。故一見趙雲親來，便揮軍速退。漢兵正待追趕，吳軍萬弩齊發，射退漢軍，離城十里下寨。趙雲也不入城，倚着城池，紮下營柵，兩下相持。



那甘寧由漢陽出兵，倍道兼行，離着延津十里，休兵一日。到了次日平明，甘寧一馬當先，直闖馬超營壘。馬超火速出營迎敵，令人飛報大營，自己與甘寧大戰起來。韓當戰住李嚴，周泰戰住文鷺，蔣欽戰住馬岱，鼓聲大震，喊殺如雷。張飛聞吳軍來攻馬超，令張苞守住寨柵，自與關興加入馬超軍內。剛進營門，只見延津城門開處，曹兵大隊，衝鋒直出，典滿、許儀兩馬當先，雙雙落入坑中。後軍疊進，登時坑中人滿，曹兵人人奮死，更不回顧。張飛怒目橫矛，戰住張郃，于禁戰住關興，鍾鄧、呂滿乘勢保護司馬懿、劉曄，橫衝而出。曹兵六七萬人，冒死血戰，漢兵阻擋不住，讓開道路，竟自衝過去了。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張郃于禁見都督將士出險，催馬敗走。張飛關興、張翼、黃忠悉兵追趕，張苞入延津收城。孔明揮動大軍，盡行上前助戰。吳兵抵敵不住，望東敗走。孔明令諸將努力追趕，不許停留。

那呂蒙見漢兵陣動，知曹兵已出，乘夜退走，先入滑縣。吳兵敗到，得呂蒙出來接應，方才阻住。終以漢兵勢大，蒙令甘寧還守濮陽，護住曹兵，令其休息，扼險拒守，以便退兵。甘寧得令，回到濮陽，布置一切。漢兵將滑縣圍住，呂蒙守了兩日，俟濮陽城守已固，夜半開城東走。身先士卒，漢兵披靡殺出一條血路，向濮陽而來。張郃、甘寧兩路援救，方才得脫。約折兵八千餘人，陣亡全琮、朱異、曹兵衆將，都向吳軍將士致謝。蒙道：生死存亡，關於此役，我不救公，



大事去矣！正是：

狼狽相依都緣勢；迫鴛鴦同命只爲情。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本書自將諸葛出廬以後，史事翻盡，乃每於自出杼軸，大寫戰略之中，帶翻以前文字，一一推尋，筆之不盡，如前遼東遺計，譚尙爭鋒，最爲明顯；而本回則許貢家奴，伯符舊禍，又移植於劉禪，而寫入之，不賣盧龍之塞，以取侯封至褒，寫田疇一再不己，所謂漢末節義，雖微必存，自不以義士爲奴，而獨遺江東於筆外也。若劉禪者，作者固深憾之，不許截江以奪阿斗，數翻舊案。今中原大定，行見策動，鼎足已傾，重恢一統，使此子續承不緒，坐享中興，不惟無以對紙上諸將血戰之功，抑將無以副作者英雄手造之筆！矧劉謹殺廟悲壯，蓋於千秋，則漢室中興安樂難居。一日又人心之所同然，此王孫之所宜正位者也。時乎已至，即可死之，而作者構思，獨能轉到徐盛門客，



##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欲殺趙雲，以引改刺劉禪，順筆更別存江東忠義，其亦以人恨阿斗，致恨及趙雲者有之，而恨殺趙雲，卒不如竟刺殺劉禪也。許貢之事，亦並傳矣。作者筆裏筆外，奇思綿邈，別味堪尋，抑何耐人咀嚼乃爾。險哉諸葛瞻，幾以伴同阿斗，致喪其身，豈非又翻阿斗親勞思遠，竟死綿竹之舊禍，終亦不救阿斗於亡之意乎？若夫天下未定，戰征頻仍，傷人子弟，甯可僕數，則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數語寫來，警世已極。奈何玄德能悟而世之爭矜武力，喜炫干戈者，乃多不悟其禍及於子孫，而終不悔如故也？是更覺所寫此回，不僅爲阿斗着筆矣。

自徐盛門客行刺，傅遍長江，遞入呂蒙，借以激厲士兵，按劍作色而起，以引夜襲封邱正文，筆極其自然，毫不費力。而先有延津築壘環困司馬，以動唇齒相依，三面包舉，山東偕亡之感，愈急吳兵。於是力救潰圍，使吳魏兩軍一合，可大舉而盡殲焉。尤見章法連環，布置入妙，則封邱之襲，又成陪筆。此處再寫鄧艾，雖於危急，仍算吳兵，是真不脫魏人之智。可見利於我者未必利於人，則曹植之算吳人也；不利於我者，亦不



利於人則鄧艾之算吳兵也於利之中算見不利故曹植飛逃於不利之中算見其利故鄧艾不動其利己之心則一也而利人之心又何在此戰爲危道鄧艾必亡禍在幾先曹植必遁俱亦作者滋爲大戒者歟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第四十八回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第四十九回 濮陽城三國大交兵 章邱邑二將深入敵





第四十九回 濮陽城三國大交兵 章邱邑二將深入敵

# 反三國志

## 第四十九回

濮陽城三國大交兵 章邱邑二將深入敵

却說呂蒙甘寧，兩軍合力，救出司馬懿全軍將士，雙方雖然折損了些兵將，兩軍相合，自然得勢。懿與諸將當面致謝，呂蒙極力撫慰，懿請率軍自當前敵。呂蒙道：貴軍新受瘡痍，不如退駐范縣，暫爲休養。濮陽前敵，蒙自當之。俟貴軍元氣恢復，兩軍合力，整兵再戰可也。



司馬懿謝過呂蒙，率全軍退屯范縣。呂蒙令軍司馬一人持吳軍都督令箭入曹兵中，伺應司馬都督。凡曹兵所需各物，飭當地官吏立時供給。武器缺乏，由大營撥補。曹軍苦戰數年，一時暫得休息，又兼吳軍補充軍械糧食，馬匹駛運，就地徵調，十日之間，軍容復振。司馬懿因逃出延津，折了典許二將，雖然傷感，無可如何，只好就原有軍隊中裁汰老弱，拔擢精銳，招募土著，填補軍額，已有兵六萬人，以張郃爲先鋒大將，鄧艾鍾會爲左右翼，司馬懿自將中軍，劉曄爲副，于禁將後軍，來到濮陽，與吳軍會師。

呂蒙見曹兵復振，也自歡喜，揖司馬懿就坐道：「敗而能振，屢戰不疲，非都督神略誰能及此！」司馬懿長揖道：「非都督全軍赴援，懿



第四十九回 漢陽城三國大交兵 章邱邑二將深入敵

等已皆爲漢軍俘虜矣。呂蒙令全軍將校與曹兵將士會晤致禮，下令軍中以後兩軍接戰，互相援救，如有坐視不理，卽以軍法從事。兩軍將士同時聲諾。呂蒙請司馬懿屯軍漢陽城西北，自屯漢陽城西南，留甘興霸守城，預備與漢兵血戰。

你說漢兵營中毫無消息，却是爲何？原來孔明雖然得了延津，坑了典滿許儀，陣殺全琮朱異，然因本軍圍城辛苦，又經大戰，令前敵軍士不必出戰，更番休息，吳魏兵合，不可猝攻，暫守本營，候令決戰。又見呂蒙全師已出山東內部，守備必虛，令傅僉、馬凱、韓雍飛往北地，替出張嶷、王平、姜維三人，手令姜維發漁陽上谷突騎萬人，河北兵二萬人率王平、張嶷由南皮出樂陵、濟陽，直取章



邱，以拊歷城之背；若吳兵堅守歷城，可以一將分兵東徇益都、臨淄、高密各地，易置守吏，安撫諸民，東道不通，歷城失恃，歷城被迫，前敵自搖矣！三將得令，星馳就道。姜維一軍，自有可觀，稍遲自見。

孔明布置延津封邱城守已畢，自到前敵，諸將齊來參見。孔明問道：「前敵形勢現在如何？」趙雲啓道：「東吳呂蒙現在屯兵濮陽西南，司馬懿現在屯兵濮陽西北，互相犄角。」孔明道：「兩軍合勢，良將精兵，萃於此地，正未可侮；然我兵得勢，彼兵怯戰，勝負之數，已可略知。明日決戰，以覘敵情，再定進止。」

孔明隨喚趙雲、子龍聽令。趙雲來在孔明面前，孔明道：「呂蒙東吳能將，此次冒險救出司馬懿，足見其能。部下戰將，亦復不弱，



第四十九回 濮陽城三國大交兵 章邱邑二將深入敵

然屢敗於子龍，非子龍不足以制之；子龍與夫人可領嚴壽、黃武、關索、崔顥、龐豐、龐豫、張翼、馬忠九將，馬步五萬人，以元直爲軍師，去敵呂蒙、吳軍之事悉以委之。趙雲得令，同着元直，自回本營，獎率諸將，來戰呂蒙。

孔明再喚馬超道：孟起聽令！馬超來到面前，孔明道：曹兵累爲孟起所敗，司馬懿現屯濮陽西北，與呂蒙犄角，子龍去戰呂蒙，孟起可領本部馬岱、文騫、李嚴、益以關興、張苞二將，馬步五萬人，去敵司馬懿、曹兵之事悉以相委。馬超得令，同關興、張苞轉回本營，預備出戰。孔明又令張飛領兵萬人，爲右救應使，接應趙雲、黃忠領兵萬人，爲左救應使，接應馬超駐大營。左右諸葛瞻兄弟各領



萬五千人，護衛元帥分撥已定，三路將軍厲兵秣馬以待。

到了次日天明，趙雲一軍先行出發，進攻呂蒙。吳軍陣門開處，呂蒙披甲持刀，站在中間，左有韓當，右有周泰，後有蔣欽、甘寧、戎裝佩劍，在濮陽城上觀戰。韓當縱馬出陣，嚴壽揮刀接住，周泰戰住了黃武，兩對兒登時大戰起來。趙雲同徐庶在陣上觀看，四匹馬四口刀，殺得起勁。到了五十餘合，二將有點敵不過，東吳二將急令馬忠、張翼助戰，吳陣上亦出來二將。趙雲令雲驃擂鼓助戰，自同諸將一齊出馬，趙雲戰住了呂蒙，衆將各自捉對兒廝殺。

孔明聽得右翼鼓聲大震，令張飛前去接應。張飛領兵來到陣前，看見韓當越殺越勇，嚴壽抵敵不住，縱馬持矛直取韓當。嚴壽



第四十九回 濮陽城三國大交兵 章邱邑二將深入敵

退出圈子，帮助黃武，夾攻周泰。甘寧在城上看見張飛出馬，怕韓當吃虧，令裨將守護城池，自領親軍從城中殺出，前來接應。韓當已戰了半日，那裏敵得住張飛。張飛貪功心急，奮勇力戰，韓當招架不住，被張飛一矛，從左肩胛直刺過去。甘甯飛馬上前，接住張飛，吳將急將韓當救回，血滿衣襟，不省人事。

徐庶見張飛得勝，揮兵大進，馬雲驥督中軍，望吳軍陣上衝來，呂蒙已敵不過趙雲，收軍便退，漢兵衝殺一陣，吳兵折了好幾千人馬，回營固守，再不出戰。一面去看視韓當，見傷勢甚重，敷上了金鎗藥，都不濟事，急差人送回合肥。不數日，差人回報，未到合肥，已經身死，衆將皆爲垂涕。那合肥的陸遜，恐呂蒙被困，令孫韶代



守合肥，自同凌統孫峻領兵二萬來救濮陽，吳軍得了一枝生力軍，軍心稍固，那且不提。

馬超聽見右翼出戰，急令左翼全軍，來攻司馬懿，迎頭碰見張郃。馬超叫道：「張郃屢敗之將，何必再來出醜！」張郃並不答話，舉槍直取馬超，兩個一來一往，戰到八十餘合。司馬懿急令鳴金收軍。超見懿陣未動，亦不追趕。張郃回到營中，問道：「都督何故收兵？」懿道：「我軍新敗，利守而不利戰，非戰又不能守，不分勝負，便可收兵。」馬超軍鋒甚銳，我軍未能卽勝，不勝卽敗，再敗卽不可收拾矣！」

司馬懿張郃正議論間，探子飛報吳軍大敗，韓當受傷甚重，懿急令劉曄去吳營慰問，諸將聞報，深服司馬都督神算，各自堅守，

馬超亦不進攻。

孔明聽得右翼大捷，吳兵固守不出，令張飛入趙雲軍中代領右翼全軍，仍用趙雲旗幟，令趙雲夫婦與嚴壽、黃武回大營聽令。趙雲得令，來到大營，參見孔明，孔明喚入帳中，說道：「吳軍大敗，陸遜必領兵來援濮陽，子龍可星夜領親軍還許昌，請雲長君侯撥騎兵萬人，令人代守新蔡，調廖化全軍八千人，倍道兼行，由六安逕取合肥，不必進取，但嚴防守，調吳懿全軍駐紮六安，調黃叙領襄陽戍兵萬五千人，進駐新蔡，以爲聲援，而檄劉牧遣兵填墳襄陽可也。」

趙雲聞命大喜，同了夫人二將，領了三百親軍，兼程還許，見了



雲長詳告一切。雲長笑道：孔明可謂用兵如神，非子龍亦不足當此重任也！卽將部下分撥萬騎，與雲帶領前往，調遣之事，不煩過慮；雲拜別雲長，火速去了。雲長恐呂蒙南歸路絕，橫軼徐土，令關平領兵萬人出防淮陽；趙累領兵萬人出防寧陵；飛檄荊州，遣兵填防襄陽，調黃叙進屯六安，調吳懿駐新蔡。又以江夏方面防務漸趨平緩，留蔣琪領兵萬人隨馬良會合水師鎮守江夏；令吳班率長沙零桂軍二萬人兼程來許，以厚兵力。雲長令出如山，兼旬之間，諸軍畢集，趙雲捷報也便到了。

且說趙雲辭別雲長，過了六安，令廖化領軍三千，扣城討戰，自與嚴壽乘夜領兵越過合肥，藏兵黃山。廖化領兵鼓行而前，孫韶



少年驕勇，欺負廖化兵少，便要領兵出戰。左右偏將，同聲諫阻，說道：小將軍陸將軍臨行，再三囑咐，只可緊守地方，不許擅行出戰，以合肥地關重要，稍有疎虞，山東兵無歸路，江東兵無出路，切不可出戰，恐有蹉跌！孫韶却才按捺下去，廖化却令兵士在城下放火，辱罵孫韶，螟蛉義子，外加種種不堪入耳言語。孫韶大怒，掉槍上馬，整隊出城。左右裨將無法制止，只得分兵一半，隨孫韶出城，一半守護城池。

那孫韶出得城來，縱馬挺鎗，望廖化便刺。廖化將刀架住道：孫韶小子，不是本將軍敵手，你叫陸遜出來，與我見過高低！孫韶怒極，破口大罵，一連幾槍。廖化虛掩一刀，敗下陣去，漢兵紛紛四散。



孫韶揮兵追趕，不到兩三里地，衆將士環請回城。孫韶意欲回馬，只見前頭廖化下得馬來，坐在地下，用手招着孫韶。孫韶怒不可遏，飛馬上前，廖化翻身下馬，戰不三合，又往後敗走。

孫韶本來乖巧，察言觀色，一個疑心，勒馬便回。只見迎頭山坡左右，兩支漢兵，攔住去路，左邊馬雲驥，右邊黃武。廖化又回轉馬來，三面圍攻，將孫韶困在垓心。東吳將士，舍命衝突，不得出來。城上吳軍，看見主將被困，留二千人守城，盡起城兵，前來救護。裏應外合，萬衆一心，救出孫韶，回城便走。不料趙雲、嚴壽，早從背後攻入城中，令嚴壽收拾城內殘兵，自領部兵，出城來攻孫韶。孫韶一見，認得是趙雲，不敢戀戰，望三河口方面敗走。



趙雲得了合肥，也不窮追，令將士安撫城中百姓，驅逐東吳潰卒，檢點府庫，金帛器械糧草，異常豐富，補修城垣，浚深池壕，遠設斥堠，安排固守。隔不多日，黃叙領兵來到六安，阜陽霍邱，雲長都派重兵屯紮，聲勢聯絡。趙雲與諸將養精蓄銳，據險自守，專候吳兵到來廝殺，令人飛報雲長，轉達孔明。

那孫韶敗到巢湖，所部二萬餘人，折損一半，韶流涕對諸將道：不聽衆位將軍之言，遂至喪師失地，使合肥重鎮一旦失陷，既負桓王垂愛之殷，又負主公付託之重，尙何面目歸見江東諸君？可飛報吳王，請程黃兩將軍來守大峴，調水師沿海北上，護山東諸軍歸路，火速勿延。言訖，拔出寶劍，向項下一刎，左右救護不及，已



無生路了。將士皆痛哭失聲，一面保護孫韶尸首，入小峴大營紮住，與巢湖水師犄角，以防趙雲來追；一面將孫韶尸首沐浴成殮，專人送還建業，並告知吳王。

孫權聽得韓當傷重身死，十分悲痛；又聽得合肥失守，孫韶自殺，只急得手足無措，掩袂痛哭，在朝文武，無不傷感。遂吩咐將韓當祔葬先王墓側，孫韶祔葬桓王墓側，急令程普前往督兵去守小峴山，黃蓋督水師沿海道北上，接應山東諸將。二將領命，即時分道拔隊啓程。程普令子程咨領兵萬人，去守臨淮，督淮泗宿毫各地兵將，以通山東消息。

孫權因前敵累敗，折了徐盛、韓當，已經萬分傷感；又折了孫韶，

是孫策最愛的人，臨死時節，執手告權，屬其好好看待，今盛年夭折，愈加痛惜！合肥失守，軍勢中斷，呂蒙諸將，能否全軍南歸，尙是問題，諸將若有蹉跌，江南又何能保？千思萬慮，懼懾成病，雖然延醫診治，却是心病難醫，看看日加沉重。

那陸遜、呂蒙在濮陽與漢兵相持，一連接得鄴城下邳各地守將，告急文書，聞知合肥已失，孫韶自殺，不覺大驚，遂將警報暫爲按下，兩個商議回顧淮南辦法，只聽歷城報馬飛報，漢將姜維、王平、張嶷領兵三萬，從樂陵、濟陽直取章邱，進攻歷城，丁奉將軍連日血戰，未分勝負，漢兵東徇，臨淄、昌邑、高密、臨朐、卽墨各地所過之處，勢如破竹，呂蒙聽罷，仰天長嘆道：淮北既失，齊東復危，雖良





平復生，不能爲計！伯言可督甘寧、周泰、凌統速還淮南，保守故地，蒙與諸將死此土矣！

陸遜見呂蒙意志堅決，知勸亦無益，江南危迫，又不能不還救，遂同甘寧、周泰、凌統三將率領親軍數百，與蒙揮淚爲別，取道鄴城下邳，回轉濠泗，大集兵將，令甘寧領淮北兵二萬，仍進屯袁州；凌統領淮南兵二萬駐下邳，以爲呂蒙退步；周泰去助程普守小峻，以防趙雲。陸遜自還建業，來見孫權，俯伏請罪。

孫權強起就坐，撫慰陸遜道：「伯言！江東情形危急，後事悉以累卿矣！」陸遜流涕道：「主公何出此不祥之言？權嘆道：孤病入膏肓，料無生望，所恨者父兄基業，自我而亡耳！」遜拭淚道：「濮陽戰事勝負，

第四十九回 漢陽城三國大交兵 章邱邑二將深入敵



未分，合肥雖失，程普周泰固守小峴，水陸協防，趙雲尙難飛渡，何遽至是！臣之南還，懼上游各城有失，前還布防，以免顧此失彼耳！權歎息道：卿好爲之，孤方寸亂矣！

陸遜拜辭出府，自往九江上游各地巡視，加派重兵，布置防務，溢口各處，調集水師，東西梁山，各設堅壘，指示諸將，一一布置。回到建業，報告孫權，權爲一喜，遜請調回黃蓋，督水陸軍，紮鎮九江，以固南防；自己復由滁宿入下邳，來探視山東軍勢。却聞漢兵並未進戰，暗暗納罕。孔明用兵如神，怎麼不乘機直進，却頓兵山東，是何用意？急將帶來新兵萬人，偏裨將校十餘員，軍械糧食具備，率赴濮陽，再見呂蒙。



呂蒙見陸遜回來，悲喜交集。陸遜告知各路布防情形。呂蒙道：我軍無後顧之憂，庶幾可戰可守。近聞齊東各地，盡爲漢兵所有，伯言請往歷城，與丁將軍迎敵北來漢軍，俾蒙一心與諸葛亮相持也！陸遜領令，即赴歷城，與丁奉孫紘共禦姜維。姜維志在得齊東地方，并不十分攻城，歷城暫保無事。

你說孔明既聞趙雲得了合肥，又聞姜維得了章邱，爲何不乘勢進攻呂蒙？所謂諸葛一生惟謹慎，正是此等地方。孔明因見趙雲新得合肥，若急攻濮陽，呂蒙必敗；蒙敗必以山東委諸司馬懿，而自率全軍回攻合肥，以思歸之衆，臨必死之地。趙雲孤軍深入腹地，外無援應，內有潰兵，吳軍兩面夾攻，不敗何待？所以綴呂蒙。

之兵，不得南還，令趙雲得以雍容布防。又使黃叙、吳懿、關平、趙累之軍，先後出屯，聲勢聯絡，城守堅固，乃趣姜維之衆東定齊東，但掣蒙兵後路，而不令急攻歷城，免其致死。俟四周防務妥協，大舉進攻，養銳日久，何攻不克？正是：

統籌全局方爲大將之才；不急近功，自非常人能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吳魏兵合，集於濮陽，而三國慶兵盡此一戰。演義濮陽一失，操謂使吾無家可歸，今日之勢，又何異與！呂布大爭濮陽之日也。蓋濮陽去而操更無家，此作者所欲寫此一回，以重申舊案也。然呂布之據濮陽，欲成鼎足，而仍非鼎足也，則一明舊案之目，端可不翻。寫舊戰之情，是宜自出筆墨，以寫三國慶兵。於是馬超拒懿，趙雲拒蒙，以起大戰；即其戰事，便分寫吳魏相聯，終于互利之中，各存真僞之迹，蒙以死戰，懿



惟虛勝，却使趙雲深入，合肥不守，可見今昔同然，實魏利而吳不利也。然則呂蒙死戰，不亦愚乎？惟其愚也，故作者以魏有襄樊之危，東吳真救，吳有猇亭之厄，曹魏虛王徐盛敗，不是謂精忠呂蒙勝蜀，是謂賈禍蜀亡而吳亦亡，則雖亡於蒙可也。此本書所以不容呂蒙，以其大危本國而非如世俗誇張顯聖，只因敬愛關公者，其間論點實不得同途共語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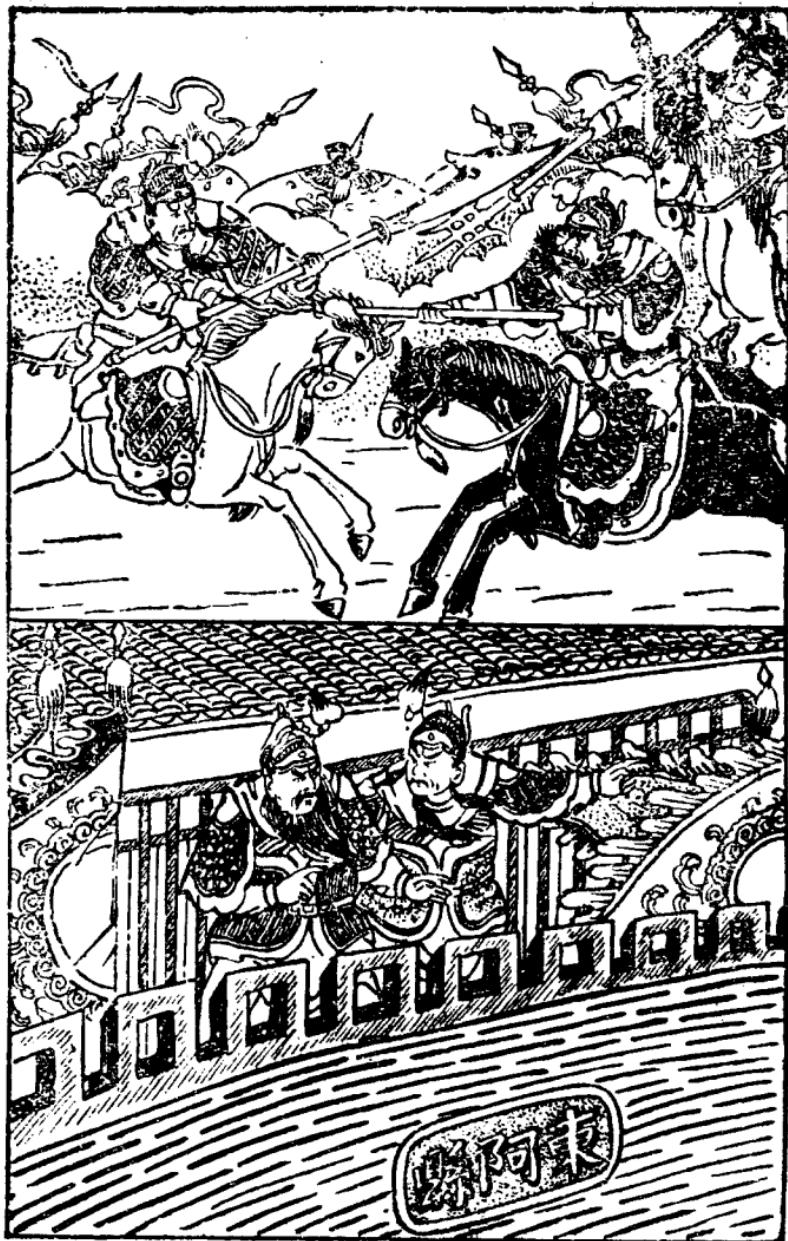
魏將進兵，以于禁替出司馬懿，漢將進兵，以張飛替出趙雲，前後遙遙相對。而于禁代懿，只是以戰爲守，張飛代雲，却是以守爲戰，便自不同。于禁惜降，故終於不守，張飛慣戰，故終於策勝；以人相較，已是難敵，况突圍而出，力盡筋疲，所恃吳援，又遭同敗，則以勢相較，亦但苟延殘喘耳。其持久不戰，死守孤城，以使雲得分兵絕吳歸路，實屬人情至理，非同亂寫進退，以驕軍事勝算者比也。蓋魏至此，弩末餘燼，其敗亡只在遲早，間則司馬懿拱手求人，雖有智計，又何能爲乎？此之所以伏處危城，更不敢輕出一戰也。



第四十九回 濬陽城三國大交兵 章邱邑二將深入敵

昔者吳蜀舊好重尋，魏不能伐，不勉強親征，遂有南徐之敗。今者吳魏聯盟日固，漢愈能伐，亮出奇定策，遂有合肥之勝。今昔兩役，皆以孫韶當之，則見韶雖異姓，大勝劉封；忠勇堪嘉，異姓如韶而必錄，面縛可恥，親枝如禪而必誅，既帝劉謨，是韶者固亦堪稱吳之北地也。又陸遜勝蜀，不先往救孫桓，而彝陵卒出；今遜拒蜀，亦令先難回救孫韶，而合肥以亡。兩兩相形，今古東吳存亡，皆繫於此一役，則知本回戰局特爲吳亡張本耳。

第五十回 呂子明戰死濮陽城 司馬懿退屯東阿縣





第五十回 呂子明戰死濮陽城 司馬懿退屯東阿縣

# 反三國志

## 第五十回

呂子明戰死濮陽城 司馬懿退屯東阿縣

却說孔明第二次接到趙雲在合肥布置防務的報告，姜維在  
章邱徇定齊東郡縣情形的捷音，知道兩路兵根基深穩，不致動  
搖，即請張飛馬超黃忠徐庶，同來大營會議，大舉進攻。孔明道子  
龍在合肥，伯約在齊東，着着得手，步步爲營。吳魏之兵，四處都受  
牽掣，不乘此時進攻，令彼得養精蓄銳，復燃死灰，殊爲失計！元直



視今日之戰，當偏重何方？

徐庶道：司馬懿孤軍狼狽，寄人籬下，蛇蟠之羽，爲日無多，蹙之過激，或致反噬。呂蒙吳將之良，而所部聞後路已斷，軍心不免動搖，宜舉全力以攻呂蒙。若殺呂蒙，則江東子弟精銳必盡，吳軍既滅，曹兵尙安往乎？

孔明擊節道：元直洞悉敵情，可謂要言不繁矣！遂令張飛領第一軍，張翼、馬忠爲左右翼；令黃忠領第二軍，龐豐、龐豫爲左右翼；徐庶監護諸將，以崔穎護後路，督全軍八萬，進攻呂蒙，以必勝爲期。徐庶領令，同張飛、黃忠入右翼軍中，整軍出發。孔明再令馬超引全軍進攻司馬懿，不必深入，但牽制不令其援助呂蒙。馬超領

命回到左翼，揮動將士，即時進攻。

東吳軍中，呂蒙同蔣欽、孫峻日夕整頓人馬，防漢兵攻擊，候了多日，不見動靜，忽聽得漢營鼓角齊鳴，兩路漢兵來攻自己營壘，左邊張飛，右邊黃忠，兵強馬壯，捲地而來。呂蒙命將士堅守柵門，自取酒飲。蔣欽、孫峻二將道：「二位將軍知今日爲蒙之死日乎？」二將相顧錯愕。呂蒙嘆道：「蒙自督兵以來，十戰九敗，今時形勢非復當年，苟且圖存，不過旦夕敵兵得步進步，我欲退無從。」蒙受吳王特達之知，負軍旅之責，前所以令伯言興霸諸將南歸者，不欲使我軍精銳一戰而殲，設險拒守，尙可勉強相持。蒙之死志已決，於文嚮被擒之時，衆位將軍各自爲計，或還歷城，或還兗州，步步退。





出以還江東，蒙與諸君長別矣！二將奮然道：同爲吳臣，寧令將軍獨死，一戰而勝，尙可圖存；戰而不勝，死猶未晚。

呂蒙下令軍中，願出戰者，義無反顧。還兗州者聽便。吳軍六萬，去者二萬，存者四萬人。蒙令去者速往兗州，知會伯言退出山東，還扼濠泗以拒漢兵。衆軍流涕而去。三將吩咐將士飽餐一頓，夷竈破釜，燒營出戰。呂蒙居中，蔣欽居左，孫峻居右，直取漢兵。吳兵都唱挽歌，亡命的衝動漢軍而來。

徐庶見吳軍勢成致死，令崔熲領弓弩手八千，迎射吳兵。吳兵尸橫滿地，並無一人肯退。前仆後進，層層擁上。徐庶令中軍起鼓，大小將士敢有回顧者就地正法。張飛戰住呂蒙，黃忠戰住蔣欽，



第五十回 呂子明戰死濮陽城 司馬懿退屯東阿縣

張翼戰住孫峻，兩軍都肉薄血戰，愈逼愈緊，馬倒人亡。徐庶見吳軍兵少，令衆將一齊出馬。衆將得令，奮勇上前，吳兵折傷大半，兀自死戰不退。

張飛與呂蒙戰到八十餘合，呂蒙漸漸氣力不加，張飛怕呂蒙逃走，用盡平生之力，一矛向呂蒙心窩刺去，呂蒙盡力用刀架開。龐豐縱馬持戟，向呂蒙身後就是一戟。呂蒙揮刀招架，張飛又是這一矛，呂蒙招架不及，被張飛刺落馬下。龐豐加上一戟，結果性命，可惜東吳又失去了一員大將！

蔣欽見呂蒙被殺，心內一慌，手上一鬆，黃忠觀個破綻，攔腰一刀，揮爲兩斷。孫峻兀自死戰，龐豫從後一槍，刺傷孫峻左手。孫峻



兵器落地，被張翼趕上一刀，連肩帶背，劈於馬下。

徐庶見諸將大獲全勝，令張飛責忠各領萬人，去司馬懿陣後襲殺，幫助左翼；令張翼督衆將追殺吳兵，令崔頃領兵奪取濮陽。衆將得令，各自分頭前往，却因吳兵舍死血戰，漢兵四面圍攻，只殺得屍如山積，血作溝流，四萬吳兵，存者不及十分之一，逃向兗州方面去了，漢兵也折損了五六千人。

那足計多謀的司馬懿，見孔明頓兵日久，忽然出兵，知道漢兵已操必勝，方才大舉來攻，與衆將商議，若吳軍稍敗，火速退軍，屯駐東阿，若與同燼，亦屬無益。衆將遵令，暗暗整裝，忽聽見馬超兵到，仍是張郃出馬，二將雙槍齊舉，正戰到好處，探馬報知，呂蒙被



第五十回 呂子明戰死濮陽城 司馬懿退屯東阿縣

殺，懿揮兵急退。馬超因奉不必深入之令，追了一程，將兵紮住；比及張飛黃忠兵到，司馬懿全軍已經去了十餘里了。

馬超張飛黃忠三將，一同來見元帥。孔明喜道：自出軍以來，無此血戰，東吳精銳，盡於此役，非元直臨機應付，各位將軍協力同心，何能有此大捷！司馬懿苟延殘喘，不足慮矣！吩咐擺酒與諸將賀功，重賞兵士，命地方官督率民夫，掩埋戰士屍骨，陣亡兵卒，按照冊籍，撫恤遺族，受傷將士，官爲醫治。

孔明隨令馬超一軍，向東阿進發，追擊司馬懿；令張飛同元直領全軍向兗州進發，追擊東吳敗軍，直取兗州，進收鄒滕豐沛各郡縣，沿西肥河東下，會兵合肥，與子龍合兵，盡收淮北州縣；元直



駐合肥調度，候大兵一到，進取淮南。張飛、徐庶、馬超領命分頭出發；孔明自與黃忠督後軍向東阿接應馬超。

且說甘甯在兗州接到吳兵消息，知道呂蒙必死，令人飛報伯言。接連聽得呂蒙全軍覆沒，十分傷感，再令人告知陸遜，會商進止，一面整兵靜候迎戰。不到數日，陸遜得了消息，知道山東決不能守，防多力分，徒傷士卒，與丁奉、孫綸棄了歷城，來到兗州，會見甘寧，決計退兵，再退下邳，會合凌統，還兵濱泗，分防淮北淮南各地，不徒失了山東，連西肥河一帶地方，因合肥中梗，亦不能守；四五萬精兵，六員大將，盡喪沙場，陸遜甘甯會奏請罪，孫權發書看道：



第五十回 呂子明戰死濮陽城 司馬懿退屯東阿縣

臣。寧。臣。遜。死。罪。死。罪。自。劉。備。得。關。輔。汾。晉。之。地。而。三。分。之。勢。  
破。自。王。姬。歸。寧。不。反。而。孫。劉。之。交。離。禍。結。兵。連。江。湖。魚。爛。勢。  
之。所。迫。不。能。不。戰。積。仇。日。深。雖。欲。不。戰。亦。不。可。得。曹。彰。北。救。  
幽。州。讓。我。山。東。之。地。我。不。取。之。必。爲。敵。有。由。山。東。以。窺。淮。北。  
建。瓴。直。下。形。勢。日。危。臣。遜。與。前。都。督。臣。蒙。是。以。不。俟。命。而。行。  
銳。師。疾。進。撫。定。山。東。非。敢。徼。功。亦。聊。問。吾。圉。耳。臣。遜。西。救。濮。  
陽。付。託。非。人。遂。失。合。肥。臣。罪。大。矣。不。蒙。顯。戮。令。期。後。效。而。敵。  
勢。日。強。狼。奔。豕。突。濮。陽。一。戰。全。軍。覆。沒。精。兵。良。將。聚。而。殲。旃。  
江。將。何。爲。繼。商。之。諸。將。皆。請。退。師。扼。守。濬。泗。亡。羊。補。牢。失。地。



喪師，上干國紀，此而不戮，何以爲國？乞大王另選賢將接統屯軍，臣甯臣遜當歸死。司敗以謝陣亡將士，而上伸明主之法！

權聞呂蒙諸將陣亡，流涕言道：文嚮既亡，子明復殞，悠悠長江，吾其已乎！令厚恤呂蒙諸將家屬，賜甘寧、陸遜手書道：謀國在人，不濟者命，時賢殄瘁，所恃伊何？二卿勉之，與國存亡可也。過自損抑，復何爲乎？江淮諸事，一以付卿矣！

甘甯、陸遜二將接到孫權手書，感激流涕，效死自誓。權自此病勢日重，張飛、徐庶兵不血刃，直抵合肥，會晤趙雲，自然欣喜，休息十日，再行出發。



第五十回 呂子明戰死濮陽城 司馬懿退屯東阿縣

那司馬懿敗到東阿，聞得吳軍棄了歷城，被姜維奪取，急令劉曄于禁分據聊城高唐各地，鄧艾鍾會分據館陶肥城各地，散據要隘，人自爲戰。司馬懿與張郃呂虔滿奮自據東阿，互相策應。

馬超兵到東阿，卽刻將城團團圍住，下令軍中，司馬懿已入絕地，諸將分城防守，如曹兵逸出何方，卽係何人之罪，無分將卒，定斬不饒。正是：

方脫天羅，又入地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淮北既失，齊東復危，則還救淮南，更較往救濮陽，尤爲重要；陸伯言盡心國事，亦只剩來去忽忽，莫展一籌。昔者諸將不服調度，尙能忍辱負重以圖功，今茲將士無不受命，乃終安內固外而無術，馳驅往復，徒頓兵歷下之郊，坐待呂蒙之死，伯



言於此當自嘆老師失敵置三軍於無用之地命也何如今之牢把關隘不得妄動與昔無以異也今之獎勵將士廣布守禦與昔亦無以異也而諸葛首尾分兵綿延千里相拒爲守持久勿動使諸要害布防皆固又何異連營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之時然而伯言無變可乘無奇可出情勢不異而成敗迥殊豈非兵疲意阻轉在吳軍法度精專全歸漢將乎是則作者翻案之妙直入軍事骨髓雖伯言復生亦當五體投地重以元直料敵斷明吳魏形勢以曉懿蒙得其所先呂蒙雖勇烏得不死伯言雖智烏得爲救論漢家之撻伐前時自先魏而後吳論勁敵之剪除此日自先吳而後魏蓋呂蒙不死大難未易弭平司馬灰燃成功不知何日此又蜀之亡也遲之又久至晉而始平吳之戒也今舉江東子弟之精銳盡殲於魏軍之前時不可失則吳魏以合而亦罹於同亡矣至呂蒙死而山東亦不戰自定伯言乘高守險之能終亦爾爾舊日之案尙何待一翻哉

呂子明白衣渡江以襄樊失陷龐令名抬櫬出戰終亦遭擒乃乘虛而制荊州之

第五十回 呂子明戰死濮陽城 司馬懿退屯東阿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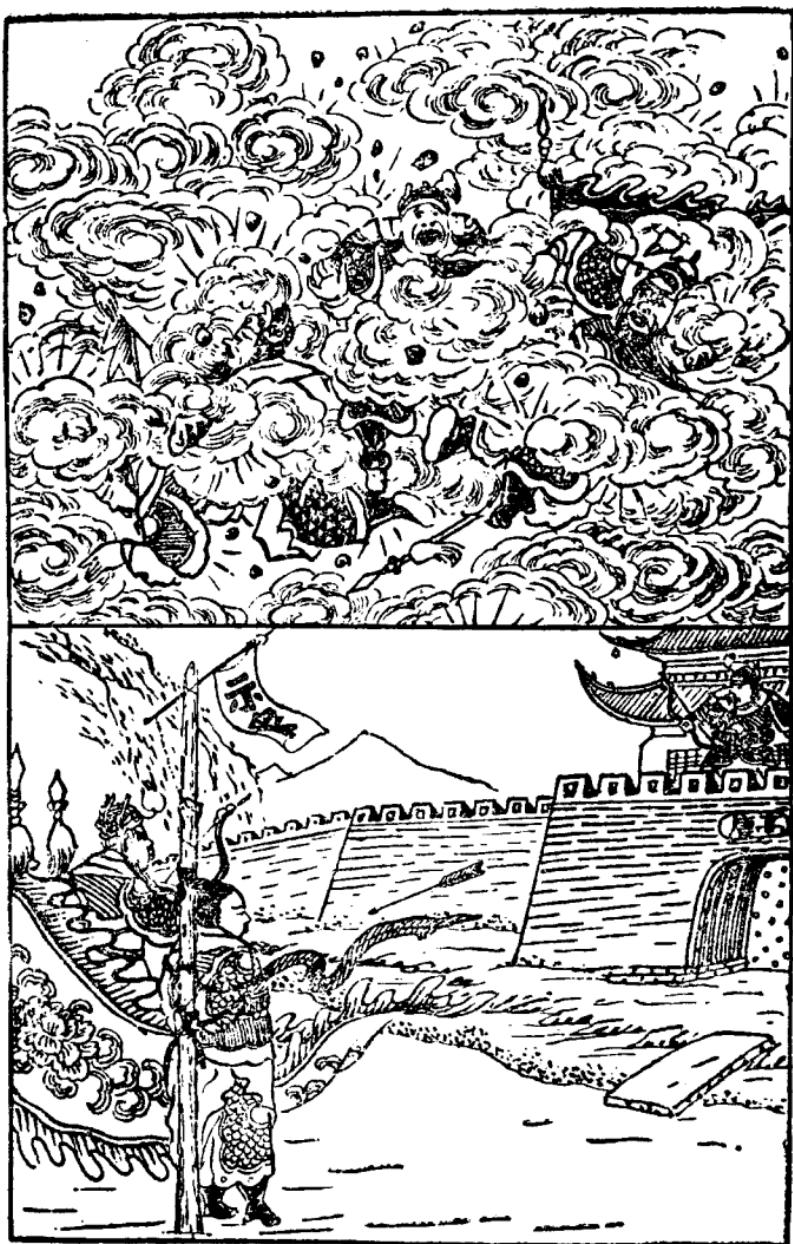


## 第五十回 呂子明戰死濮陽城 司馬懿退屯東阿縣

後以死雲長也，雲長死而蒙亦旋死，演義有雲長顯聖之說，則謂蒙死於龐德可也。龐德拾櫬而今蒙唱挽歌千古同奇，是德與蒙同其出喪，雲長之仇得復，雖曰又死一龐，德亦可也。本書謂張飛一矛刺落馬下，固許兄弟復仇之義，而龐豐加上一戟，結果性命此蒙仍死於龐姓之手，果不異也。乃有蔣欽孫峻陪死，吳軍血戰不退，死亦數萬，則作者於嬉笑怒罵之中，尙非深薄。呂蒙特以其不明大義，顧終與今日勇於私戰者異耳，何竟呂蒙之不如者愈多也。

陸遜之議收山東，原爲屏蔽江淮，保障吳封，不意濮陽一戰，山東原壁歸還，並合肥一帶，亦不能守，吳亡更迫，則司馬令代受兵之計勝矣。昔司馬勝而孔明有自貶之表章，鄧艾勝而姜維有自貶之表章，今陸遜共甘甯亦同表請貶，而表文慷慨可令淚下！是一司馬在，無論勝負，皆使吳蜀元臣不得自安。若此，雖今昔異勢，猶然則司馬之材，至爲吳蜀所不敵也。吾故謂司馬奸詐出曹操上，吳今欲不間接亡於司馬之手，何可得哉！

第五十一回 救東阿曹仁雙中伏  
破館陶于禁再被擒





第五十一回 救東阿曹仁雙中伏 破館陶于禁再被擒

# 反三國志

## 第五十一回

救東阿曹仁雙中伏 破館陶于禁再被擒

却說馬超領兵五萬，督率馬岱、李嚴、文鷺、關興、張苞五員大將，將東阿縣城圍得鐵桶相似。孔明自督黃忠諸將陸續到了東阿，馬超上前參見。孔明問道：「東阿城中曹家兵將共有多少？」馬超啓道：「探聞司馬懿自退東阿，分遣劉曄于禁、鄧艾、鍾會諸將，乘吳兵南走之便，略取聊城、館陶、平原、高唐諸地。東阿城中魏兵不足二



萬，將官僅有司馬懿張郃呂虔滿奮諸人。

孔明道：司馬懿日暮途窮，兵分力散，失此不取，將有後憂。區區東阿，諒難久守，惟慮他處曹兵前來援救，裏應外合，復如延津故事耳！孟起漢升，可專禦外來援兵，仲華五將，憑城結壘，專禦曹兵出城，不必仰攻，但加軟困，彼樵採路窮，糧盡援絕，更將何往？馬超黃忠二人領命，分道立營，專禦外來援兵。

孔明將圍城之事，責成五將，小心防守。果然不到五日，東阿城西來了一枝曹兵，出人意外。你道是誰？原來是奉令去救封邱，前爲趙雲所阻，後爲張飛所扼，回不得延津，逃到黑山屯紮的曹仁。曹洪、文聘三位英雄，自從到了黑山，招聚寇盜，擴略糧食，東西湊



第五十一回 救東阿曹仁雙中伏 破館陶于禁再被擒

合，又有了三五萬人馬，雖然是烏合之衆，到也聲勢赫奕。因聽說呂蒙戰死濮陽城下，司馬懿退入東阿，爲漢兵重重圍住，三人商議，火速興兵前往救援，來到東阿城西，紮住人馬。

那守西城的正是李嚴，在西城外紮兵的却是馬超，二將聞知，急報孔明。孔明道：「曹仁、曹洪、文聘遠來救援，司馬懿必乘勢殺出，內外合勢，殊難堵截。」二位將軍速棄大營，左右分列，任魏兵出入可也。二將領命退下，令軍士徙營。孔明又令諸葛瞻將第二次從西川帶來之地雷火礮，沿西城出入要道遍地安設，營中放下無數硫磺引火之物。一面下令軍士，曹兵衝殺，不許抵擋，中間道路，不許擅入。諸將聽命，如法安設。



孔明布置粗定，曹仁、曹洪兩馬當先，直衝入馬超中漢，兵營四散奔走。二將殺到城邊，城上張郃看得明白，急護司馬懿開城殺出。漢營中四面火起，曹洪在先，張郃、司馬懿在中，曹仁在後，冒煙突火，殺出重圍。只聽得一疊聲連珠礮響，震天動地，塵土衝天，把司馬懿、張郃、曹仁、曹洪並親隨軍校數百人轟得斷手折足，一個不存。呂虔滿奮死於亂軍之中！

文聘在陣後，連眼也睜不開，只驚得魄散魂飛，知事不妙，棄了衆軍，匹馬奔逃。只見前頭一員老將，橫刀截住，文聘不敢迎敵，往南便走。又見一員小將，跨下烏駒馬，手提丈八蛇矛，迎頭就是一矛。文聘急將槍架住，左脅下衝出小將關興，橫頭又來了文騫。文

聘心慌意亂，被張苞一矛挑下馬來。

張苞關興文鷺三將，合兵一處，追殺曹兵，曹兵無主，跪地求降。孔明令衆將計點降兵，約有二萬餘人，吩咐全行繳械，給予川資，各還故土，去安生理。降兵紛紛叩謝，一時星散。諸將各上首功，令降兵從死屍堆中檢出司馬懿、張郃、曹仁、曹洪四人尸首，鬚髮摧殘，形容黧黑，血肉模糊，不堪逼視！

孔明見司馬懿等屍首慘狀，心中老大不忍，因諭衆將道：桀犬吠堯，各爲其主，遭時不良，以殞厥身，雖曰違天亦當世之英才，慷慨之志士也！不必號令，諸葛靚飭軍士，皆爲沐浴更衣，與文聘等同厚葬於東阿城外，自以牲醴奠之，大犒諸將。令馬超領馬岱



文鷺李嚴，去高唐攻鄧艾；滅了鄧艾，即去平原，圍攻鍾會。令黃忠領關興、張苞去館陶圍攻于禁，二將領兵去了。孔明自率諸將，進駐歷城，令姜維、諸葛靚領兵萬人，圍攻平原，令鍾鄧不能相救。孔明因前在濮陽，見吳兵死傷滿地，已覺心中難安。此次火燒東阿，司馬懿諸將無一幸存，葬身火窟，雖然自己功成名就，然而未免太爲殘忍。上干天和，悲憤悽涼，中心伊鬱，一連七夕睡不安枕。且頻年征戰，積苦兵間，運籌設計，心血虧耗，怨艾交乘，不能自已。追想隆中高臥，淡泊明心，與世無爭，與物無競，何等自足而虛名。召事大任，加身受命，專征躬爲屠伯，這又是何苦來？越想越悔，越悔越恨，又以軍行在卽不能以己之志願阻抑軍心，祇橫瓦自。



第五十二回 救東阿曹仁雙中伏 破館陶于禁再被擒

己心中想來想去，想到窄處，竟自覺不能容身於天地之間。由是孔明日夜中心榜惶，不能自己。那天正在秉燭治軍書的時間，猛然喉中作癢，一連噴出三五口血來，身子幾乎栽倒。諸葛瞻侍立身旁，卽忙扶住。孔明叫取涼水漱一漱，口喝了一口水，心中一涼，伏在椅上。教諸葛瞻不必驚惶，休息數日便好。諸葛瞻口中答應，細心服侍，覺得病勢日重，父親不肯服藥，不知是何意思，暗暗寫信回洛陽告知母親。

那黃忠領兵來到館陶，欺着司馬懿已死，于禁兵少，指揮軍隊，一擁圍城，乘勢攻打。城中劉曄于禁，見黃忠帶領人馬前來圍城，劉曄對于禁道：黃忠來此，東阿必陷落矣！恰好高唐平原兩處探



子回來，報稱馬超引領全軍圍攻高唐，姜維引歷城得勝之師，圍攻平原，諸葛亮自駐歷城，指揮諸將。劉曄太息道：「都督、僕義皆殉國矣！」區區館陶何能久也！于禁相對黯然。

劉曄回到自己舍中，作書與于禁，令棄館陶，會合鍾鄧，急趨柳城，共輔曹彰，便以圖報，復自刎而死。從人將書呈於于禁，禁聞訊，趨視，流涕下拜，令左右好生收殮，即行埋葬。自己出府，提刀上馬，率領衆兵，從兵薄處，衝圍而走。黃忠領兵隨後追趕，不到十里，看趕上，于禁只得回馬迎戰。關興、張苞，雙騎并上。

于禁抵敵不住，急欲拔劍自殺，被黃忠輕舒猿臂，生擒過馬，衆兵一擁向前，緊緊綑住。黃忠盡降曹兵，得了館陶，令張苞引兵三



第五十一回 救東阿曹仁雙中伏 破館陶于禁再被擒

于，在此鎮撫；自同關興，押解于禁，來到高唐，會見馬超。馬超大喜，令將于禁綁赴城下示衆。鄧艾在城上見于禁被擒，知道事無可爲，與其令于禁在漢營受辱，不如令其一死爲快。暗取雕弓搭箭，在手，叫一聲文則，艾得罪了！真個弓開如滿月，箭去若流星，不偏不歪，正中在于禁咽喉，翻身倒地。

城下黃忠見鄧艾一箭射死于禁，也就城下一箭射去，正中鄧艾腮頰，鄧艾立時栽倒。馬超傳令乘勢攻城。城上守軍正在救護鄧艾，不防漢兵蟻附登城。鄧艾忍痛持刀迎敵，李嚴趕到，攔頭就是一刀，鄧艾將刀架住。馬岱趕到身後，一刀將鄧艾砍倒在地，復一刀，結果性命，再也不能行險。微倖暗度陰平了。



馬超得了高唐，吩咐將士以禮埋葬鄧艾于禁，留李嚴鎮撫。自同黃忠領兵來會攻平原。平原已被姜維圍得鐵桶相似，鍾會悉心防禦，兩下相持。又來了馬超、黃忠兩支人馬，城下鼓聲動地，鍾會看得明白，回到帳中召集將士道：「會自出關輔，大小數十餘戰，不敢自怯。今漢兵竇集平原東阿館陶，必已無幸。會何必以一己之故，陷全城之生靈？汝等可前往投降漢兵，我自有容身之處！」衆將半信半疑，有些人便去開城回視鍾會，已自刎帳中。正是：

百戰餘生終歸同盡，十年戎馬空負英名。

欲知後事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曹操之扼呂布也，以軍令責劉備守淮南之路，傳諭各寨，有走透呂布

第五十一回 救東阿曹仁雙中伏 破館陶于禁再被擒



## 第五十一回 救東阿曹仁雙中伏 破館陶于禁再被擒

及彼軍士者，依軍法處治。今馬超困司馬懿於東阿，亦曰：「曹兵逸出何方，無分將卒，定斬不饒。」可謂盡報復翻案之能事，則是作者之視司馬懿有同呂布者耳。呂布之後，乃生三國司馬之後，乃無三國。呂布混亂中原，戰無不勝；司馬雄據中朝，謀無不成。呂布能勝曹操，曹操愛之；司馬能謀曹操，曹操亦愛之。呂布死後，漢隨以亡；司馬死後，魏隨以滅。其相似殆亦多矣。惟動靜剛柔，外貌不同，故人或不能覺之。其爲三國中之魔王，則一而已！不意作者於筆墨無形間，發明斯意，发表出之。

曹仁之逃黑山，糾合賊衆，反援司馬，真不如曹彰之逃塞外，聯合鮮卑，以存曹祀，然則魏武子孫非胡節寇流落不振，一至如此。作者之誅奸亦大酷矣！乃來援司馬，正所以早死司馬，是亦使司馬亡於曹氏子孫之手。翻案報復，甯不既巧且明。人讀本回，盡知東阿城外地雷火炮無異上方谷司馬重臨，是以一炸於新安，再炸於東阿，不死司馬懿不止。不知黑山募賊，司馬驅軍出城而亡，亦無異金闕召兵，曹髦驅車出朝而死。則作者以一案而爲兩重報復，雙管齊下，書中此例甚多，何至於司馬懿而不然也？



若張郃文聘呂岱滿奮之徒，同役而死，只是一舉盡殲所謂留亦無益，亦猶燒簾甲而定南蠻。故今燒東阿而亡曹魏，以此告終，無他筆法也。

演義鍾鄧亡蜀，而有相攻，今以諸葛滅魏，卽令鍾鄧相離，而不能救人至相攻，是與不相救，其義一也。乃鄧艾小子，竟仍一箭射死于禁，是其憤殺自家人舊惡不改，則其城破身亡，何可不如諸葛曉之死於綿竹者乎！而于禁仍殺於魏，特不許曹丕殺之，必令照舊爲漢將生擒，仍因被擒之故爲魏所殺，抑更翻案得妙。若夫鍾會自刎，蓋又許其幾至假手復蜀，姑免身首異處，真可謂筆底絲毫不鬆。

第五十一回 救東阿曹仁雙中伏 破館陶于禁再被擒



第五十二回 定山東諸葛亮歸天 失江北孫仲謀殞命





## 反三國志

### 第五十二回

定山東諸葛亮歸天 失江北孫仲謀殞命

却說馬超黃忠姜維底定山東，分兵遣將，鎮撫地方，三人回兵到歷城，來見孔明，不料未到歷城，孔明已經去世。說來話長，孔明自從得病，心神朗徹，自知命不久長，迭次接到諸將捷音，見山東已定，當乘勢以定淮南，進收吳會，力疾作書與諸將道：

曹兵灰滅山東底定，當乘兵勢蕩定淮南，宜留黃老將軍與。



子。均。伯。歧。率。兵。三。萬。鎮。撫。山。東。漢。升。駐。歷。城。子。均。駐。青。州。伯。  
歧。駐。兗。州。務。恤。民。隱。安。輯。地。方。整。頓。土。馬。爲。前。軍。聲。援。孟。起。  
簡。得。勝。之。兵。七。萬。以。伯。約。爲。謀。主。率。李。嚴。文。鷺。馬。岱。關。興。張。  
苞。由。鄆。城。直。取。淮。陰。合。子。龍。翼。德。之。兵。三。方。並。進。先。取。江。北。  
撤。其。屏。障。吳。兵。鋒。銳。已。盡。必。不。能。守。江。北。既。得。江。北。江。南。自。  
可。指。顧。而。定。惟。陸。遜。多。謀。甘。寧。善。戰。勢。必。致。死。慎。之。慎。之。諸。  
將。勤。勞。王。事。爲。國。盡。忠。幸。勿。以。亮。之。故。而。損。壯。志。也！

孔明寫罷，加緘封固，頭昏眼花，咳嗽不止，諸葛瞻、諸葛覩左右扶着，遲了半晌，孔明白覺支持不住，口授遺疏，令諸葛瞻繕寫道：

臣亮言：臣本布衣，躬隴畝，大王謬采虛聲，加之重任，受命

第五十二回 定山東諸葛亮歸天 失江北孫仲謀殞命



以來，於今七載，上承高祖世宗在天之靈，近稟大王之神武，將士効命於中原，大盜就夷於河朔。今所慮者，近在江南。臣死之後，元帥之任可委元直繼之。臣已移山東，得勝之兵，令翼德由合肥東出峴山，從采石渡江，以攻建業；子龍由合肥南出舒桐，通舟師之路；大王可令向寵率水師東下，以取九江，會攻建業。孟起由鄴城直出淮陰，南取維揚，三路合兵，自操必勝。江南之定，不出三月。移兵急進，順定東甌。蔣公琰聚兵零桂，大王假以南征之權，督長沙郡之兵，南定交廣，絕權光復舊物，則臣雖死亦無遺恨。臣一門列戟，受國厚恩，不敢



復要令典；惟臣兄子瑜委贊孫氏克城之日，幸全其命。前敵諸將，子龍孟起功異他人，功成受賞，自屬聖心。臣以爲雲長宜在禁近，保佑國家。山東之事可付漢升、幽冀之事宜付翼德；以子龍督徐揚，孟起督關隴，文長守雁門，子均守上谷，伯約守天水，則國家安如磐石矣！邦基新定，處之以寬，大將帥積勞懷之以恩禮，庶幾人民殷復漢之思功臣無彭韓之懼，臨命烏邑，不知所云。

孔明說到此處，聲息已不相屬。瞑目多時，復張目語瞻道：「年少貴寵，勿以驕滿！」身瞻頓首受命，言訖氣絕。瞻兄弟嚎啕痛哭，幸衣衾棺槨，均已預備妥協。大小將士，盡皆痛哭不止，勸住小將軍，



第五十二回 定山東諸葛亮歸天 失江北孫仲謀殞命

將孔明沐浴成殮，停棺帥府，飛報許昌洛陽兩處，馬超三將回來，孔明已去世一日了。

馬超最感深恩，比別人尤爲悲痛。三將來到靈前，撫棺大哭。說也奇怪，孔明見三將回來，面有笑容，衆將皆爲驚異。馬超推由黃忠傳令，大小軍士掛孝十日，卽日發喪，盡由黃忠主持喪事，靜候漢中王令旨。俟元帥夫人來到，方行殯殮。諸葛瞻將孔明與三將遺書取出，三將益發哀感。馬超與姜維一面襄助孔明喪事，一面整頓士馬，候令出發。

第三日，黃夫人先接兒子手書，與媳婦火速就道，比及到時，已經全城縗素，哭聲雷動。黃夫人揮涕入臨，諸葛瞻兄弟匍匐迎接。



黃夫人愈加傷心，哭了多時。黃忠馬超諸將跪地苦勸，方才住哭，進居喪次。六七日間，漢中王令旨到了，賚旨意的是漢中王次子劉理，兼奉令代漢中王祭奠，諸葛瞻跪接令旨道：

假黃鉞左將軍都督雍梁并冀幽青徐充八州諸軍事雍州牧諸葛亮明德之後爲國中甫八州轉戰遂殲元惡漢室重光，鬱爲首功。而籌策云勞菁華既竭國爾忘身甯不悲悼！昔大樹殞身於幕下，伏波奄謝於軍前，後先暉映而功烈尤加，省覽遺書倍增悽咽，有功不錄何以爲國！今承制追贈前將軍亮爲大司馬晉封鄖鄖王，賜謚忠武，以大司馬鄖鄖王印綬冠服入殮，賜西園秘器，給羽葆鼓吹一部，送殯令都督青。

兗二州軍事青州牧黃忠治喪

諸葛瞻痛哭謝恩。黃忠領命，遵照禮制，大殮小殮各事，逐件舉行。劉理祭奠已畢，退出喪次，再召黃忠，宣布漢中王令旨，授黃忠都督青兗二州軍事，青州牧。黃忠謝恩，再召馬超，遞過漢中王手書。馬超敬謹接過，啓視道：江南未滅，元帥先亡，孤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孟起追從元帥，血戰中原，元帥手書每相推挹，當奉行。遺命以嚴全功，已勅漢升爲元帥治喪，令元直繼任，總南征諸軍。孟起可速進兵，以成元帥之志也。馬超再拜受命，回到軍中，同着姜維六將，至孔明靈前，酌酒報告，師期別過。黃忠卽日拔隊起程。

諸葛瞻候雲長子龍翼德諸將遣使祭奠後，同着母親扶柩回



南陽原籍安葬。玄德又派馬謖領虎賁三百人來南陽，爲孔明負土築墳。孔明、岳丈黃承彥依然健在一來，弔唁不覺泫然自回山莊，一發不問世事了。玄德接到孔明遺疏，十分悲痛，迭加恩禮，猶憐於心。戎馬半生，飽更憂患，長子方殂，良臣又逝，心中抑鬱，也就病了。但以江南未定，不敢自逸，手書授徐庶都督南征事宜，節制諸將。又與書張飛，告以元帥遺命，當小心遵守。徐庶、張飛奉到手書，各自理會。

徐庶召集張飛、趙雲諸將，宣布漢中王令旨道：諸葛元帥，蕩定中原，心力俱虧，中年遽謝，庶以纖才，謬承大任，大王令旨，先帥遺命，庶雖欲上辭，又何可得！願與各位將軍，同心協力，蕩定江南，上



第五十二回 定山東諸葛亮歸天 失江北孫仲謀殞命

報明主之知，下成先帥之志。張飛趙雲二將齊聲道：元帥既承重任，爲國宣勞，末將願率同袍服從命令。

元直道：二將同心，江南何愁不定。吳兵扼守小峴，舒六別無重兵，子龍可引本部全軍五萬人，黃叙廖化嚴壽黃武四將，逕出舒六，會合水師，夾攻九江；攻破九江，沿江直下，以達建業。趙雲領令，同着夫人帶領四將督兵直出舒六，合水師來攻九江。元直令吳懿守合肥，自同張飛督張翼馬忠關索崔頎龐豐龐豫全軍七萬，進攻小峴；派流星探馬馳報馬超出兵日期，令馬超進攻淮陰。

那馬超奉到漢中王令旨，又接徐元帥命令，火速催軍向淮陰進發，令文騫爲先鋒，來到宿遷。守宿遷的乃是吳軍大將丁奉，見



馬超領兵來到，飛報陸遜。甘寧知道，原來呂蒙死後，孫權令陸遜領水軍都督，程普督陸軍；程普駐小峴，陸遜駐淮陰，甘寧駐泗陽。陸遜聽得警報，令甘寧領兵二萬，助丁奉守宿遷；自己隨後亦領兵萬人向宿遷而來，分付二將：馬超兵銳，江南卑濕，固守以疲其師，然後方可決戰。二將遵令。

馬超令諸軍討戰，吳兵都不理會，馬超便欲攻城。姜維諫道：主將不必性急，宿遷要地，吳人駐有重兵，探聞陸遜、甘寧皆來此地，若欲仰攻，必傷士卒，不如分兵繞洪澤湖，攻取盱眙，進窺揚州，搖其內部，則彼非戰不行矣！超聞言大喜，道伯約之言甚為有理，然此重任，非伯約不能當也！即從麾下分兵三萬與姜維，令率關興



第五十二回 定山東諸葛亮歸天 失江北孫仲謀殞命

張苞進攻盱眙。姜維領兵從間道星夜來襲盱眙。超自督本軍四萬人屯宿遷城下，令文騫、馬岱各率輕騎三千，游弋宿遷附近，劫奪吳兵糧運，自與李嚴整陣以待。

單說姜維三將倍道兼程，來到盱眙。盱眙守將因前軍掩護，未及預防，被姜維率兵奄至，馬上進攻。不到半日，已經攻破。盱眙守將向揚州逃走。姜維留兵五千，令關興守住城池，自同張苞領兵向揚州進發。守揚州的正是凌統，見漢兵大至，火速登陴城守，分頭飛報。陸遜、建業兩處知道，姜維且不攻城，與張苞大掠高郵、六合各地，各地守將告急文書，如雪片一般遞到建業。

孫權聞報大驚，飛調九江水師，來建業沿江防守，又令孫靜領



陸兵萬人，入揚州助凌統城守。剛到瓜洲，被姜維、張苞伏兵迎擊，全軍大潰，孫靜陣亡。維令衆軍將孫靜首級竿示揚州城中，愈加慌亂。姜維遣人飛報主將馬超，留心截擊陸遜回援之兵。馬超得報，令李嚴領兵二萬，守住營壘，專主攻城；自率萬人，馬岱、文鶩各領五千人，專一預備吳兵南還，以便截擊。

那陸遜甘甯丁奉，在宿遷聽得姜維南下，盱眙進攻揚州，江北各地，一時震動。三將商議，令丁奉死守宿遷，牽綴馬超，自與甘甯領兵二萬，還救揚州。遜自領前軍，甘甯領後軍，乘夜出發。其夕大雨淋漓，馬超所領各軍，純係北人，夜間不便追趕。到了次日黎明，馬超令李嚴困住宿遷，自己領馬隊八千先行，馬岱、文鶩領步卒

萬二千人隨後，追趕吳兵。

馬超的馬隊到了泗陽，一聲鼓響，甘甯勒馬橫刀，大叫道：馬超休走，甘甯在此！馬超將鞭梢一指，全軍直衝過去，吳兵都係步隊，一衝便立脚不止。甘甯奮勇抵敵，怎當得軍士先行潰散，只得回馬便走。馬超乘勢追趕，陸遜回兵救應，一節一節，退到淮陰。遜令甘寧守住淮陰，自領淮陰屯軍二萬，來救揚州。

馬超揮兵圍住淮陰，馬岱文鷺二將後隊也到了，超與二將商議道：陸遜還救揚州，伯約兵少，恐爲所乘，東吳諸將程普周泰在小峴黃蓋在九江，丁奉在宿遷，甘甯在淮陰，凌統在揚州，諸將星散，前無重兵，但以騎兵追擊，陸遜江北諸軍皆瓦解矣！二將同聲





稱善。超令二將屯兵淮陰，專阻甘甯，自領騎兵來追陸遜，電行風動，趕到高郵，看看追上。超諭衆軍道：我軍深入敵地，非死戰不足求生，一戰而勝，必得江南，分付飽餐一頓，即時進攻。

陸遜見馬超窮追不舍，只得整陣以待。馬超一馬當先，八千馬隊，無不以一當百。馬超大逞神威，長鏟到處，無人敢敵。一來是戰勝之兵，士氣可用；二來是馬步勢異。陸遜雖然足計多謀，到此也就計窮力竭。漢兵得勢，若決江河。陸遜無奈，只得領兵敗走。馬超那裏肯舍，直追下去。到來揚州城下，一聲鼓響，左有姜維，右有張苞，雙馬齊出，截住陸遜。正在危急，凌統領了全軍，開城殺出，救了

陸遜，望瓜州便走。

第五十二回 定山東諸葛亮歸天 失江北孫仲謀殞命



馬超令姜維張苞二將向前追趕，自領軍隊入城休息。那陸遜凌統到了江邊，水師急忙前來接應，姜維二將，只好看着他們下水。吳兵死者不計其數。江東水師，開過對岸。姜維張苞二將，回到揚州，見過馬超。超執手道：「非伯約奇謀，我軍當尙在宿遷城下也！」維遜謝道：「非主將窮追深入，維軍亦瀕於危矣！」休息一日，超令維苞守住揚州，徇定江北各縣，自領馬隊三千，還攻淮陰。

甘寧在淮陰，一意堅守，候陸遜回軍相援。候了多日，更無影響。寧知淮陰不能久守，簡擇精銳萬人，開城夜走，望鹽城方面奔逃。文騫、馬岱、令裨將領兵收取淮陰，自領兵隨後追趕。甘寧回軍迎敵，士卒皆殊死戰，二將不能取勝。



馬超到了淮陰，方知甘甯逃走，隨卽領兵來助文鷺。馬岱二將甘甯正與二將血戰，馬超縱馬來至陣前，叫道：興霸！我兵已得了揚州，何不下馬歸降？甘甯見馬超到來，料無生理，丟了二將，縱馬持刀，直取馬超。馬岱、文鷺分頭進攻，大殺吳兵，吳兵紛紛潰敗。戰到日落，看看只剩下甘甯一人。馬岱、文鷺奮勇環攻，甘甯抵敵不住，把馬一夾，跑出圈子外面。三將隨後追趕來到射陽河邊，甘甯策馬入河，亂流而渡，河水洶湧，連人帶馬，流出海口去了。

馬超、馬岱、文鷺三將見甘甯已死，回到淮陰，恰好李嚴領兵來到，言丁奉突圍夜走，爲我軍四面圍攻，亂箭射死。超聞言大喜，令李嚴領兵萬人駐紮淮陰，徇下各縣；自同二將來到揚州，與姜維



第五十二回 定山東諸葛亮歸天 失江北孫仲謀殞命

張苞大集船隻，預備渡江。

消息傳到建業，孫權病勢已在垂危，先後有從宿遷淮陰逃出敗軍，回來報道：丁將軍突圍被亂箭射死，甘將軍溺死射陽河。權一聞此信，登時氣阻，好不容易慢慢地回轉氣來，若斷若續的說道：興霸一亡，江南無可爲矣！還顧陸遜道：以後事累卿矣！言訖而卒。陸遜吩咐暫不發喪，同世子孫亮將權殯殮，葬在鍾山之麓，然後舉哀，成服發喪；扶孫亮卽位，分頭報知程普黃蓋，整頓水師，守禦長江，以防馬超。馬超因張飛趙雲兩路未到，亦自按兵休養，安輯地方，遣人飛報元帥捷音，速催兩路進兵。正是：

紫髯碧眼，竟成亡國之君；青蓋黃旗，無復興王之氣。欲知後



##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前回以東阿戰事，地雷殘忍，伏寫諸葛心懷悲憤，七夕不眠，所謂虛名召事，大任加身，受命專征，躬爲屠伯，不能容身於天地之間，直是大聲疾呼，令千古功名同醉！迷夢此英雄所不可爲，而封建思想所難終存於後世，至非打破不可者也。興思及此，則作者本書亦可不作，而同爲擗筆者久之。雖然，諸葛往矣，心昭戒於躬爲屠伯之英雄，甚思諸葛以後，更無諸葛，庶能見之疆場，斷手折足，與不能見之閭室寡母孤兒，從茲不入大英雄眼簾，則諸葛得此一傳，可以不死，英雄得此一鑑，可以不生；是本書又同於三藏真經，大明佛法，不少諸葛之可傳者，在此，本書之宜讀者亦在此。若讀水滸而思盜，讀金瓶梅而思淫，乃不善讀書之過，奚能遂答作者乎？

諸葛只有材可定三分，有志想成一統，終身大事，盡於伐魏，故八州轉戰，使亡曹魏，既定首功，畢其盡瘁，而平吳大業不得與焉，此至司馬一亡，而諸葛亦不可不死矣。先主平生，難離諸葛，猇亭違戒，獨出斯崩，相其魚水之歡，卽共存亡之命，此諸葛一死，

第五十二回 定山東諸葛亮歸天 失江北孫仲謀殞命

而先主亦不可不因之而死矣。操於赤壁，惟元直寄迹軍前，雖不設一謀，固有意入吳者也；先主東征，惟雲趙一軍救困，戰退追兵，雖且濟危亡，固獨能敗吳者也；是以平吳之帥，惟徐庶可任平吳之將，惟趙雲能勝以繼諸葛而輔中興。此又諸葛死後庶雲之所能大成其志也。

先主切齒吳仇，誓不殺孫權不止，孫權委身臣魏，欲不失東吳氣象不能，是雖有諸葛趙咨，終不能救吳蜀日後危亡之禍。今諸葛趙咨皆喪，先主云殂，將告矣！國賊曹魏已亡，孫權委身何所，至不可令權死於先主身後，以遺恨於切齒之仇人，更不宜仍全東吳氣象，以快意於紫髯之臣妾。此河山破碎，王氣不終，自帝淒涼，薤歌徐作，而必使東吳大失江北，以先殞孫權之命也。即此先後安排，大有分寸，權本囚鷙而死，則大風拔木，平地水深，曾與馬超姜維之兵來如風雨，驟決江河，丁奉甘甯之死，傾如棟梁，誰支大厦，究亦何以異也？哀哉！



